

清儒學案

世章



卷之四
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天津徐世昌

北江學案

北江與孫氏淵如同里齊名皆以詞章傑才進臻樸學治經研求古義不涉宋以後之說淵如兼通九流北江則尤深於乙部地理毘陵多才二人鬱爲冠冕北江晚歲家居倡導後進沐其餘風者尤眾焉述北江學案

洪先生亮吉

洪亮吉原名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陽湖人六歲而孤母蔣撫教有法性至孝伉爽尙氣節以孤童力學負異才初以詩古文辭爲先達所稱從大興朱學士筠安徽學使幕乃窮究經史登鄉舉游關中依畢撫部沅與纂修宋元通鑑益究心地

理之學乾隆庚戌成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未散館充
壬子鄉試同考官督貴州學政疏陳元陳澔禮記集說舛漏不
足闡發經義請功令試士改用鄭康成古注格於部議課士敦
勵實學購經史足本及文選通典等書俾諸生誦習黔士爭奮
於古學任滿入直上書房授皇曾孫奕純讀書充咸安宮官學
總裁大考翰詹於征邪教疏中力陳中外弊政爲時相所忌會
有弟喪以古人期功去官之義引疾歸及高宗升遐以曾直內
廷入都哭臨充實錄館纂修官時川陝賊未平先生欲有獻替
顧翰林例不奏事於是上書於成親王及座主朱尙書珪劉都
御史權之冀其轉奏書近萬言指斥故貝子福康安督師奉使
所過繁費州縣虛帑藏以供億故大學士和珅擅權時有達官
清選或執贄門下或屈節求擢官出使凡羅列中外罔上負國

者四十餘人又及上視朝太晏小人熒惑等語成親王等以其書上陳仁宗震怒革職逮問王大臣訊擬大辟詔免死戍伊犁次年夏京師旱祈雨不應詔減釋軍流乃特赦先生是日大雨御製得雨詩記事諭曰亮吉原書有愛君之誠足以啟沃朕心裝潢成卷以作良規以勸言事在戍所僅百日歸里後自號更生居士徧游名山主講洋川書院杜門撰述過從講學問字者無虛日嘉慶十四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好善疾惡慕古人節義上書獲罪終能格君直聲震天下生平好學嘗引荀子言戒有暇日精力過人撰述繁富於經深於春秋左氏傳及小學音訓於史深於地理所著書春秋左傳詁二十卷弟子職箋釋二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卷六書轉注錄十卷傳經表二卷通經表二卷補三國疆域志二卷補東晉疆域志四卷補十六國疆

域志十六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四史發伏十二卷曉

讀書齋雜錄八卷伊犁日記一卷天山客話一卷外家紀聞一

卷卷施閣文甲集十卷補遺一卷文乙集八卷續編一卷詩集

二十卷更生齋文甲集四卷文乙集四卷續集二卷詩集八卷

詩續集十卷附鮎軒詩集八卷冰天雪窖詞一卷機聲燈影詞

一卷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唐宋小樂府一卷北江詩話六卷

皆刊行未刊者毛詩天文考公穀古義後漢書補注兩漢同姓

名錄宋書音義宋元通鑑地理通釋各若干卷西夏國志十六

卷其所纂輯府縣志有寧國府志懷慶府志延安府志涇縣志

登封縣志固始縣志澄城縣志滑化縣志長武縣志

參孫星衍撰傳 趙

懷玉撰墓志 年譜

授經堂遺集書目

春秋左傳詁序

余少從師受春秋左氏傳卽覺杜元凱于訓詁地理之學殊疎
及長博覽漢儒說經諸書而益覺元凱之注其望文生義不臻
古訓者十居五六未嘗不歎漢儒專家之學至孫炎薛夏韋昭
唐固之後法已盡亡自魏受禪至晉平吳之歲不及百年戎馬
倥偬著書者漸少輔嗣旣啟空疎之習子雍復開飾僞之門而
孔門之弟子門人一綫相承不絕如縷者至此始斷而不克續
矣然又竊怪元凱雖無師承然其時精輿地之學者裴秀京相
璠司馬彪之儔尙布列中外卽以訓詁論左氏一經陳元鄭眾
賈逵馬融延篤服虔彭汪許淑潁容諸人之說俱在儻精心搜
采參酌得中何至師心自用若此豈平吳之後位望旣顯心跡
較麤又一時諸儒學淺位下不復能駁難故耶自此書盛行千
六百年雖有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不能敵也況今日去劉

炫等又復千載其敢明目張膽起而與之爭乎然以後人證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以前之人正前人之失則庶可釐然服矣於是冥心搜錄以他經證此經以別傳校此傳寒暑不輟者又十年分經爲四卷傳爲十六卷遵漢藝文志例也訓詁則以賈許鄭服爲主以三家固專門許則親問業於賈者也掇及通俗文者服子慎之所注與李虔所續者截然而兩徐堅初學記等所引可證也地理則以班固應劭京相璠司馬彪等爲主輔而晉以前輿地圖經可信者亦酌取焉又舊經多古字古音半亡於杜氏而俗字之無從鉤校者又半出此書因一一依本經與二傳暨漢唐石經陸氏釋文與先儒之說信而可徵者逐件校正疑者闕之大旨則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失雖旁證曲引惟求申古人之旨而已無預焉者也卷中凡用賈服舊注

者曰杜取此用漢魏諸儒訓詁者曰杜本此用京相馬彪諸人之說者曰杜同此以別之書成合爲二十卷藏諸家塾以教子弟焉名爲春秋左傳詁者詁古故字通欲存春秋左傳之古學耳

弟子職集釋序

敘曰古之教弟子者纖悉無不至也在小戴禮者曰內則教弟子所以事父兄在管子雜篇者曰弟子職教弟子所以事師長二者缺一不可三代以前國家風俗之厚士大夫家法之修無不由此孔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子之言內則弟子職之綱也子夏氏最得孔氏之傳故其教門人小子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務陵夷至戰國風教盡矣然孟子之言尙曰爲長者折枝趙岐注折枝

按摩折手節解罷杖也西漢以來萬石君之家法江都相之師
範以迄趙恭之步儋劉般之頌詩荀爽之御李膺殷陶之侍孟
博尙皆有三代之風烏乎風俗之壞蓋肇於魏黃初正始閒乎
其上則祖尙玄虛描摩莊列於是爲子弟者亦相率以跌蕩爲
高通脫是務阮籍則居喪食蒸豚矣胡母輔之之子則直呼父
字爲彥國矣弟子之繩檢盡去而天下之風俗隨之於是劉石
入中國而懷愍皆下堂百年之中四海鼎沸其不至於爲禽獸
者僅僅一閒耳弟子職不講之害一至此乎蓋弟子者成人之
基也成人者一鄉一國所取法也正弟子方可以正成人矣成
人正方可以正一鄉一國及天下矣語有之少成若天性習慣
成自然聖人又豈好爲此委曲煩重以苦弟子哉觀三代之風
俗如彼魏晉之風俗如此亦可以憬然悟矣今按弟子職亦非

管子所爲乃古塾師相傳以教弟子管子作內政時取以訓士
後人遂入之於管子耳總之弟子職之在管子與內則之在小
戴禮等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本劉向之舊附弟子職於孝經最
得聖人之旨自隋書經籍志以下皆雜入管子中不更分出則
魏徵歐陽修等讀書之無識也余少習是書凡子弟入塾皆以
是書爲始又病唐尹知章注簡陋劉績補注亦未該洽因仿漢
儒注經之法一一箋釋俾是書得專行烏乎後之教弟子者其
慎之哉

漢魏音序

敘曰古之訓詁卽聲音易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論語曰政者
正也基之爲始叔向告于周枏之爲秭梓慎言于魯又若王制
刑者側也側者成也展轉相訓不離初音漢儒言經咸臻斯義

以迄劉熙釋名張揖廣雅魏晉以來聲類字詁諸作靡不皆然
聲音之理通而六經之旨得矣許君爲說文記字字各著聲覽
而易明斯爲至善又通其變爲讀若聲近之言則達嚴詁字之
精杜鄭說經之例義或不可同而音皆轉相訓亦其善也蓋有
定者文也無定者聲也卽一字一聲而讀又有輕重緩急古今
風土之不同如台之爲吾吾之又爲我伊之爲而而之復爲爾
也古人音聲清故爲台爲伊中世稍轉則爲吾爲而後人口語
重則爲我爲爾以及旄之讀爲繆閔之讀近鴻則急氣緩氣之
分秦呼卷爲委齊呼卷爲武則齊人秦人之別若一以孫炎沈
約以後之音例之則重讀者不能輕急讀者不容緩台伊遞降
旣淆今古之聲委武隨方又擯齊秦之語反語出而一字拘于
一音四聲作而一音又拘于一韻而聲音之道有執而不通者

焉是以里師授讀俗士言詩皆執音韻之書以疑天籟越客適秦魯人入蜀又泥聽聞之素以訝方音由聲音之道不明欲合輕重緩急之讀爲一音強東西南朔之聲出一口也夫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今漢魏音之作蓋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耳止於魏者以反語之作始于孫炎而古音之亡亦由于是故以此爲斷焉又嘗考之漢廷諸儒精研聲訓厥惟許君而康成次之許君之義均見說文外又有注淮南王書今不傳惟道藏中淮南鴻烈篇二十八卷尙題漢南閣祭酒許慎注或當有據然世所盛行之本則皆題漢涿郡高誘注今考許君之注有淆入誘注中者或本誘采用許君之說後人遂誤以爲誘也今略論之淮南王書駢其肘高誘注駢讀近茸急察言之又罍者扣舟高誘注今沅州人積柴水

中搏魚爲罌皆與說文之說同此類尙多以是知許君之注有
淆入誘者矣康成注易書詩三禮及易緯乾坤二鑿度等皆有
音讀今考漢書音義有鄭氏薛瓚云是鄭德晉灼云北海人不
知其名案漢書高帝紀盱眙注鄭氏音煦怡武帝紀蛇邱注鄭
氏蛇音移郊祀志推終始傳注鄭氏音亭傳而史記集解皆作
鄭玄漢書揚雄傳祛靈蠙注鄭氏祛音怯而文選注亦作鄭玄
是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故晉灼亦曰北海人也其
閒有出于鄭德者如高帝紀方與注音房預之類集解亦別標
出之裴駙劉宋時人必非無據是康成又或爲漢書音義世所
不及知矣今以許鄭二君之說參校又各有異同許君云豐从
豆象形而康成儀禮大射儀注云豐其爲字从豆曲聲今考曲
不成字不當爲聲康成蓋誤以象形之字爲諧聲也許君云榘

从木執聲而康成考工記注云執讀如涅从木熱省聲今考執本可作聲不必從熱省許君云裘古文作求而康成詩箋云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今考裘求本一不必改字合此數條疑許君之說爲長矣蓋許君生及東漢之初親從賈逵衛宏等問受其于西漢諸儒張敞劉向揚雄鄭興等不啻親承提命其學既專故其說獨博而諦又非他儒之所可及也今編次仍從說文舊部而以所無者附見于後或說文所有而後復譌爲他字者則注云某字本某字不移其部若傳譌已久則亦各從其部正附兩列焉其後儒以反語改漢人之音者亦置不錄以非其舊也排比闕失成于六旬演贊前後斷爲四卷書成值乾隆四十九年歲在闕逢執徐長至日爰付之梓庶幾諧聲故讀復厥舊音反語四聲此爲前導云爾

六書轉注錄序

敘曰六書自諧聲外轉注最多惟轉注斯可通訓詁之窮轉注又半皆諧聲卽以易言之象及說卦云乾爲天行健乾天也乾健也繫辭云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以及序卦一篇皆轉注也其餘各散見九經與諸子傳下迄漢以來儒者注釋箋疏中如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羅謂之離離謂之羅明明扃扃明明迹迹屑屑屑屑迹迹烏乎吁嗟也吁嗟烏乎也游亦豫也豫亦游也之類特其顯著者耳自羅離以下又皆諧聲是轉注又通乎諧聲矣唐宋以來學者不明轉注之理遂橫生異說而轉注益晦暇日偶刺取經傳中轉注之字以爾雅說文小爾雅方言釋名廣雅爲綱已共得八卷止於釋名廣雅者以漢儒訓詁之書已盡於此

也旁采則迄於周隋者以非此不足盡轉注之變又錄及釋文者以陸元朗此書卒業於隋代也

傳經表序

六經權輿于孔子六經之師亦權輿于孔子易孔子十五傳至劉軼尙書家學二十一傳至孔昱詩魯十五傳至許晏毛十六傳至賈逵春秋經左氏十九傳至馬嚴公羊十三傳至孫寶穀梁十一傳至侯霸佗若今文尙書伏勝十七傳至王肅齊詩轅固七傳至伏恭韓詩韓嬰六傳至張就禮高堂生六傳至慶咸上自春秋迄于三國六百年中父以傳子師以授弟其耆門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多者至著錄萬六千人少者亦數百人盛矣降自典午則無聞焉豈非孔子之學專門授受逮孫炎王肅以後始散絕乎暇日采綴羣書第其本末校正譌漏

清傳學彙編卷一百零五
作傳經表一卷其師承無可考者復以通經表一卷綴之而通
二經以上至十數經者咸附錄焉較明朱睦㮮授經圖國朝朱
彝尊經義考承師所錄詳實倍之蓋周秦漢魏經學授受之原
至此乃備也

補三國疆域志序

陳壽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然如天文五行之類略備沈約宋
書皆可不補其尤要而不可闕者惟地理一志元郝經所補全
錄晉書地理志本文卽見于沈志中者亦近而不采他可知矣
予自戊戌歲校四史畢卽有志於此留心哀輯者二載然因有
數難輒復中輟沈約云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
縣不書此一難也晉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凡郡縣增省在
安順以後者卽不置錄是前無所承唐初修晉書于地理學最

不精建置沿革舛錯過半是後無所據此二難也卽云出帝紀
矣而荊州江夏則南北竝立蘄春廣陵又魏吳不常能析其州
郡本末尤不易辨其縣道遷徙又或居巢狄道兩國置壘鍾離
逶迤空地不居臨賀郡所屬則荆廣之說不同宜都郡立名則
魏蜀之辭不一此三難也從前諸地志上論沿革每自漢越晉
中闕三國不書彼傳信之體則然今旣欲補志則須上詳郡縣
與東漢異者若干下與西晉異者若干全據金行旣謂以孫而
定祖槩徵炎運又嫌有昔而無今此四難也沈約著宋書去三
國不過二百祀當時冊籍輿圖諒存祕省所引太康元康定戶
十餘種最資證左而汝陰建郡顯背魏書蒙縣著文復乖漢志
此五難也今世所存諸地志可采者如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
樂史太平寰宇記等不過五六種而邱頭旌武一人而前後不

同油口號公三書而彼此互異此六難也三國土壤旣分輿圖復窄州郡之號類多遙領吳有犍爲之守蜀存京兆之名武都一郡土歸西國而名立扶風房陵一區實隸當塗而虛領益土近而易混驟每不詳此七難也葭萌改漢壽之名則與屬武陵者亂上庸建北巫之號則與隸建平者淆東京所無而西魏忽置誰別建始之年南邦所創而太康已廢難識革除之始此八難也陳壽史例最號精嚴而高陵海陵之縣沿著舊名新安新昌之稱復標近號加以松之注史好采殊說始興未建作守者已有羊君東安未立臨郡者先推郭智作者旣視睫而不見閱者復貯心而不疑此九難也繼此九難遠閱千載沈約所據十餘種僅存其二而又不能稍參己意增定郡邑此十難也然用力旣久終不忍輟作而證左俱絕者則闕疑以待焉蓋地理之

難也班生錄本朝之書猶存俟考沈氏徵近世之壤每著存疑從事于此者當若是矣今大類倣宋書州郡志之例而于扼要之地爭鬪之區可考者附見諸郡縣下參用郡國志例焉其郡之未經分割者置縣次第準郡國志爲多或已分割及廢而復置者則先後類從晉志要在有補原書而不汨其實此哀輯之意也然天下州邑之志繁如星草安知所疑而闕者不皆散見于諸郡邑圖志中補是志者旣非爲己何必皆出一人同好之君子苟能隨所見而足之以成一史未竟之事則是書亦補三國志疆域者之權輿矣

補東晉疆域志序

厯史地志互有得失若求其最舛者則惟晉史地理志乎其爲志也惟詳太始太康而永嘉以後僅掇數語又不能據太康地

志元康定戶等書以爲準則故其志州也梁州之建與王隱地
道先後不同湘廣之分與沈約宋書多寡互異其志郡也北海
則一方全脫濟岷則兩縣無徵其志縣也巴東無漢豐梁國無
西華旣異晉初之疆理滎陽有陽武南郡有監利又非江左之
輿圖雖分卷至四洵可謂本末倒置後先失據者焉然余以爲
且無論其得失也卽其以永嘉爲斷亦止可稱西晉之地志而
于江左則尙無預焉此東晉疆域之不可不作也又有甚者僑
州郡縣之設始于東晉而僑州郡縣之與實土相混則莫若初
唐卽以此書之外論之顏師古注前漢書以京兆南陵爲今寧
國府南陵縣李賢注後漢書以九江當塗爲今太平府當塗縣
遂使方州之志郡國之書遇荆揚之士著皆疑并冀之流人譜
楚越之名區悉改燕秦之郡望喧客奪主以假亂真此則實土

之與僑置不可不分者也然而志東晉實土之難也其時全得者不過荆揚及分建之湘江數州他若梁益則李氏僭于前譙縱王于後交廣則李遜踞其始盧循亂其終青徐則地不全屬兗豫則戶已半淪司州雖時置戍卒而僅服于德宗雍州則纔振兵威而卽亡于夏國其感境也始于咸和甚于寧康再甚于隆安其拓疆也肇于永和再振于太元大啟于義熙其朝南莫北旋有旋亡者雖巧術不能算也至若志僑置之難也僑州至十數僑郡至百僑縣至數百而皆不出荆揚二州之域東海一郡寄治海虞而又移京口汝南諸縣僑留金水而又說塗中襄垣寓邑並奪蕪湖之舊稱合肥主名乃改汝陰之客號其他僑而不知所在者尙多輿地之記旣不克並徵州縣之圖亦殊難盡信此則行迷路者多窮而理亂絲者易紊也矣將謂沈志可

據乎而新昌壽昌之縣合作一區軍平軍安之名不知兩縣壽
春重鎮而存沒不著于篇營陽新建而懷穆互殊其說其他與
紀傳舛錯者又時時而有也又或謂晉書紀傳可據乎而寧境
罷州旣顯殊於宋志漢嘉改郡又互異於蜀書梁水之建亦傳
紀之不同武寧之分乃後先之各出蓋傳述者旣非一輩搜采
者又非一書無怪其虛實並陳始終不照矣暇日以晉書紀傳
爲主詳求沈約輔以魏收外若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王隱虞預
臧榮緒謝靈運孫盛干寶諸人所著僅存于今者參之以酈元
李吉甫樂史祝穆之所撰旁搜乎雜錄閒采乎方書統標東晉
之名略以義熙爲斷其閒州郡之得而旋失者亦因類附見焉
凡兩閱歲而成其紀及于山川邑里鄉堡聚落臺殿宮閣園林
冢墓者非特仿馬彪魏收之例亦以自西晉以來陸機華延雋

等數十輩造述今已悉亡其佚說見他書者懼其復歸淪沒爰爲采掇之悉著于編庶藉羣賢之簡牘成一代之掌故焉書成藏之篋笥者又十年乃序而付之梓云爾

補十六國疆域志序

十六國疆域志固與東晉疆域相輔而行者也然志十六國之難則更難于東晉何則其竊據之久者不過數十年劉曜續開之州郡旣迥异于淵聰石虎晚定之山河又大逾于襄國甚者姚萇以馬牧起事故崇鎮堡之勢以敵方州赫連以統萬建基故芟郡縣之名盡歸城主後先錯出彼此互殊縱欲指陳殊難畫一一也近時崔鴻十六國春秋旣係明人所輯不足據憑惟太平御覽中所錄及諸輿地圖經所引尙屬當日舊書而簡略特甚十止二三晉書載記又非詳核是依據者少二也當時霸

史之見于隋唐經籍志者有常璩漢之書十卷

舊唐書作蜀李書九卷田

融趙書十卷

舊唐書作趙石記二十卷

王度二石傳二卷

舊唐書作二石記二十卷不著名

又二石偽事二卷

舊唐書作六卷

范亨燕書二十卷張詮南燕錄五卷

王景暉南燕錄六卷游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高閭燕志十卷何

冲熙秦書八卷席惠明秦記十一卷姚和都秦紀十卷張諮涼

記八卷

舊唐書作十卷

劉景涼書十卷史喻歸西河記二卷

舊唐書作段龜龍誤

段龜龍涼記十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涼書十卷無名

氏拓跋涼錄十卷劉景敦煌實錄十卷和苞漢趙記十卷吐谷

渾記二卷翟遼書二卷諸國略記二卷永嘉後纂年紀二卷段

業傳一卷南宋時已漸次散失是可搜采者盡亡三也即有附

見于晉宋諸書紀傳中者與載記又多不合如晉書列女傳王

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而前趙錄等不載有此州桑虞傳石

虎青州刺史劉徵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而後趙錄等又不載
有此郡四也又或名號則彼此分建方隅則叛服不常長子屬
建興之郡名乃肇于西燕赫連築骨律之城土早歸于後魏豫
州則石趙東晉共治一城壽春則江左苻秦各分要地五也復
有逞其胸臆則務廣虛名核彼輿圖則多非事實如石氏建揚
州之號僅得一城前燕標荆土之名惟餘數縣夏宋誓書指恆
山爲界旣涉張皇慕容郡冊援唐國爲稱亦慙假借六也甚有
指南爲北革舊標新赫連也以陝地爲荊州乞伏也以涇川爲
益土琅邪之國強號幽燕朔代之區忽標齊服近而易混驟每
不詳七也又王彌曹嶷段匹磾慕容永翟遼段業等皆建有國
都跨連郡縣雖不別爲作志亦例得附書若非舉要而削繁又
慮喧賓而奪主八也又充豫青徐之境空地常多旣不隸于諸

方又不歸于江左若此者其郡縣之空名每以戰爭而附見列
爲實土已無戶口之可稽日以僑邦則又山川之未改此則去
留不可位置尤難九也卽云魏收酈元李吉甫樂史等諸人所
述可以取材矣而靈昌立渡各異其方梁馬名臺互殊其號魏
該一合之塢與晉傳而先殊石家太武之堂在襄國而疑誤十
也乙巳歲客開封節樓燕居多暇因雜取諸書輯成之距東晉
疆域之成不逾二稔其附書山川宮閣一如東晉志之例他若
田融段龜龍等書之僅存者並一一錄入之非廣異聞亦所以
存故事也時中秋後五日是爲序越十四年戊午仲春乃刊之
于京邸云爾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序

蓋聞方圓有象白阜成書流峙初形綠圖有記黃帝中經之外

乃逮于九丘重華益地之餘聿聞夫禹貢周禮職方實係九州之志春秋內傳洵爲百國之書秦圖三六由四極而四荒漢郡百三乃一候而一尉由茲以降可得而言若夫斷代爲書建元表號則太康地記始有成規永初山川實標定目開元十道之記旣開吉甫之前元豐九域之書又繼元和而作若據茲見在以定厥歸則李相所編執衷斯在而其得失又可推焉夫爲地說者右圖左記旣屬良模舉要撮凡斯歸至當故裴秀舉地官之職惟表川原蕭何得御府之圖藉知阨塞必有資乎經國非欲助夫游觀乃今觀其所采則嚴光江岸莊子濠梁前喆釣游有而必錄此則郭象述征之記延之攬勝之編非地理之要也昭仁等慈丹臺仙觀二宗創置靡不畢詳此又名僧西域之經高士老君之傳非地理之要也又有甚者夫挂劍徐君之壠灑

酒喬公之墟同係昔賢均堪憑弔然與其有詳有略何妨概屬闕如今則關中諸兆存班固而削馬遷江左崇封登陶侃而芟卞壺載籍並存無疑可闕而乃如此者洵莫詳其用意焉又如周禮職方春秋國邑孟堅一志文命一書洵海宇之權輿肇山川之名號必謂生年已後無得而徵則疑者不言盍衷諸聖今則春秋土地視杜預而尤疎禹貢方名較魏收而益誤前者既不知所本則後者亦莫敢復承且其言曰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尙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旨哉斯言實皆自背夫大別小別各立其名內方外方強標其號以至天興一縣載二事而皆虛襄邑一區設兩言而亦誤此非尙古遠而失者乎五星升渚一聖名山石則陽翟婦人竹則霍山天使此非采謠俗而失者

乎至于陵爲蛇骨水繫蛟潭陶侃則一龍作梭跣拔則七魚猶
串馬融經學先表讀書之臺謝朓文人乃紀賦詩之所非飾州
邦而敘人物乎孝童營冢烏口先傷力士鑿山牛形遽變舒女
化魚水聞歌而赴節思王埋烏魂在冢而能呼非因邱墓而徵
鬼神乎雖然責人斯易考古良難安知今之所爲是者後之人
不又叢責備也要卽今所見以揆其所安則雷同附會有皆不
敢而其間因革亦微具體裁焉今者每布政司所轄各冠以圖
統以三京爲圖二十昔則赤緊畿望今則衝繁疲難道里之數
一準近圖戶口所憑要于今冊故城舊縣有則必書鑿嶺開渠
遠而必錄此則遵彼良規無容改作至若金牛聖渚因水利而
登編白鹿神禾以分疆而入錄外此則畸人逸士昔賢前聖之
遺跡概不列焉五岳四瀆圭瑁之尊同于牧伯故并列其祠外

此而浮圖宮觀不與焉帝升王降弓劍之所比于山陵故各詳其地外此卽聖賢冢墓亦不及焉同知通判分駐必詳則班生記都尉治所之意郵亭鎮堡隨方亦錄則馬彪載郡國鄉聚之遺五金利用標所出之山近鹽便民記置場之所水道則據今時出入而綴以故名陂塘則記歷代廢興而并詳創始形勢所在非可空言戰爭之區因事附錄又名之可合于禹貢益名班書左傳者疑則或闕徵則必書此又其復古之初心作書之微旨也我國家膺圖百年闢地三萬東西視日過無雷咸鏡之方南北建斗逾黎母呼孫之外光于唐漢遠過殷周然而大一統之書內三館所繪祕圖則流傳匪易鴻編則家有爲難非尋櫪括之方懼啟津涯之歎臣遭逢聖世得預儒流四及計偕再膺里選九州歷八親探禹穴之書四部窺全曾寫蘭臺之字粗知

湛濁稍別方輿閱以歲年撰成此志卷裁五十慚管見之難周
譜及八荒表盛朝之無外云爾

文集

釋大別山一篇寄邵編修

晉涵

今俗以漢水入江左側之山爲大別山始見李吉甫元和郡縣
志余每不爲然今細核之益知無據尙書正義稱鄭康成注云

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班固云

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孔穎達尙書正義云地理志無大別唐人疎謬皆此

酈道元稱京相

璠春秋土地名云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康成注經如
此孟堅著史若彼春秋土地京相有其明徵禹貢山川漢儒均
無別義此一證也水經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
從北來注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

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自道元注經以迄君卿作
典祇標魯翼之名無有別山之號此二證也首疑大別山不在
安豐者自杜預預於地理既非所長然終不敢遽指翼際山爲
大別蓋其時去漢尙近而同時裴秀京相璠等於地理又屬專
家必知翼際大別二山不可混而爲一故止云然則二別在江
夏界姑設疑詞以啟來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奪茲舊義此三
證也必知翼際非大別山又實有據道元於江水下引地說云
漢與江合于翼際山旁于沔水下又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
別之坂南與江合夫同云地說則必出於一人或一書而一則
云翼際之山一則云大別之坂各標一號明係二山此四證也
杜預之所疑者不過因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
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以爲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在安豐今細繹

傳文吳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則吳師在漢北楚在漢南楚司馬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在漢南沿水與之上下以綴吳師而已則往漢北故云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今方城山在南陽府葉縣南大隧直轅冥阨皆在汝南府信陽州界均漢水以北之地也下又云子濟漢而伐之蓋楚都郢在漢南濟水始至漢北及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已在漢北矣推此則大別小別皆淮南漢北之山大別旣在安豐則小別在今光黃之間豈有吳師自淮而南未及交戰先自退五六百里之地至今之沔口者乎且楚都郢卽至沔口亦不過沿漢而東何得云濟此五證也夫師行三十吉行五十至于轉戰則道里不常若疑距漢稍遠則傳所云大隧直轅冥阨及下云塞城口而入皆距漢在五百里以

外又可以去漢較遠疑之乎此六證也夫欲求大別小別所在必先求柏舉所在柏舉之地杜預不詳高誘注呂覽京璠釋春秋雖或云楚鄙或云漢東皆無指實惟墨子非攻篇云吳闔閭次注林出于冥阨之徑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于柏舉其時吳已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爲矣夫云出隘而西則已出今信陽州之隘卽上所云大隧直轅冥阨也據此而推則柏舉當在今黃隨左右京相璠云柏舉在漢東最諦又按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今山在黃州府麻城縣東相近有黃蘗山圖經亦云舉水出黃蘗山也蘗柏聲同則柏舉或卽在此吉甫亦知春秋柏舉爲龜頭山而乃移二別至漢南入江之處可乎又傳文云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下始云二師陳于柏舉則并當求自大別至柏舉之道今麻城縣東北至

河南商城縣七十里商城縣東至安徽霍邱縣一百十五里而
龜頭山又在麻城縣東六十里大別山又在霍邱縣西南九十
里則自大別西至柏舉實不出三十餘里可以按圖而索此七
證也柏舉下卽云吳從楚師及清發杜預不注所在水經澗水
又南過安陸縣西道元注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師于柏舉從
之及于清發蓋澗水又兼清水之目矣是清發在安陸縣漢安
陸縣兼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今考麻城西南至黃陂縣
七十里黃陂西至孝感縣六十里孝感西至雲夢縣十里是柏
舉至清發又約百三四十里皆自東北而漸至西南此八證也
下又云敗諸雍澁禹貢云過三澁至于大別鄭注三澁水名在
江夏竟陵之界今澁水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南流入天門縣
爲汭水雍澁或取雍遏之義與沔水有死沔之稱同

吉甫又以
爲岳州巴

陵縣南十一里之滄湖足下于滄反入下正義取之無論近舍禹貢遠取唐賢今考巴陵又在荊州府東南四五百里又隔大江吳欲至郢必不反越郢而遠詣巴陵司馬自息還敗吳師于此司馬必不舍國都而遠趨江外其種種謬誤殊不足辯又滄湖本名翁湖見道元注其水實沅湘澧汨之餘波非河水決出而復入者是下欲明雅訓而反引此以汨經殊非所望矣蓋

至此漸趨而南距郢都不過一百餘里故下復統而言之云五

戰及郢也傳文及字甚明斷無越傳又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

敗吳師于雍澨雍澨正在息及郢之中道里適合蓋禹貢導水

由西而東故先言三澨而後及大別吳師入郢則自東及西故

既至大別乃及雍澨非特釋左傳地名益可證禹貢山水千年

疑竇一旦豁如此九證也次又當求豫章所在而二別益可推

杜預釋地云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

此皆當在江北淮南後徙在江南之豫章杜之意蓋以春秋時

柏舉豫章皆當在江北淮南也夫云江北淮南則正今霍邱縣

大別山所在矣杜得之于柏舉豫章而失之于大別小別則不
察也然因此益信漢儒詁經及著史之確雖疑之者亦無心與

之發明

又按定公二年傳文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巢卽今巢縣與霍邱皆在江北淮南

此十證也

傳文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杜預注司馬至息聞楚敗故還息

卽今光州息縣而大別山實在今光州固始縣與安徽霍邱接
壤處距息止二百里蓋司馬欲與子常夾擊吳師并毀淮汭之
舟至此聞敗乃反則大別山又近息可知此十一證也又司馬
云我自後擊之蓋吳師自淮汭舍舟西南趨子常濟漢擊之正
出吳師之前司馬自息取道至淮汭則出吳師之後一則當其
軍鋒一或邀其輜重此十二證也又今漢川縣小別山者本名
甌山隋立甌山縣取名于此強名爲小別亦始吉甫

元和郡縣志小別山

在漢川縣東南五十里春秋吳伐楚令尹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卽此

夫二別之山見于經

傳如果有可牽合則京相道元等何並不言且杜預正以大別
致疑若小別可指實則無難由西驗東因一得二而卒無一言
可知非實此十三證也且因此小別之疑并識今內方之妄漢
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縣班固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
山今山在安陸府鍾祥縣西南接荊門州界而漢川縣之有內
方山亦始吉甫至樂史遂據以爲禹貢內方矣尋其初不過泥
漢水以強求二別又因二別而僞立內方而極其弊則禹貢一
章隨其竄易春秋諸地皆可強名若又信彼虛詞刪諸古義則
必宋唐以上絕無地理之書樂李以前并乏淹通之士而後可
此十四證也總之後人之流傳因吉甫之附會吉甫之附會成
于杜預之致疑然預之咎尙可解釋者預注云二別在江夏界
今考晉初江夏郡尙兼今信陽羅山諸州縣界則與京相璠在

漢東之說尙不甚遠非若吉甫終日釋地而尙不知郢在漢南
吳來淮汭百程遙隔忽求縮地之方二別強名乃有移山之術
予故謂小顏注史反汭班書吉甫繪圖全乖禹蹟者此也足下
于經甚深所爲爾雅正義必傳無疑而乃云殷時荊州以漢水
爲界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于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地屬
于豫州蒙竊有疑敢獻其惑夫僕願學于足下者也昔者鄭君
一志有張逸之更端孟叟七篇喜屋廬之得閒況僕之與足下
乎又漢水以南皆屬荊州云云亦似誤以西漢水爲漢水今別
陳漢水釋一篇正之左右幸皆有以教之

又與邵編修辨爾雅斥山書

爾雅九府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山高誘注淮南王
書及郭璞均不言所在今足下作正義稱隋書地理志及樂史

太平寰宇記以爲斥山在今榮成縣南一百二十里今考隋志雖言文登縣有斥山然偶同其名不能定爲卽爾雅所指惟樂史始言卽爾雅之斥山樂史之于地理其疎誤足下所知也然則足下注殷商古制而僅據北宋單詞僕竊以爲過矣今敢據周禮爾雅爲足下陳之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爾雅惟以東方爲東北東北爲東方與職方略異今考爾雅九州本屬殷制夫殷都河內故以沂山爲東北而以醫無閭爲東周都雍州故又以沂山爲正東而醫無閭爲東北古圖今雖不存然宋劉豫阜昌七年所刊禹蹟圖者尙屬賈耽相傳舊本今核二山所在以正兩代之名旣無累黍之差益信立言之審此一證也職方氏九州之山除五嶽外餘卽四鎮職方氏舉周制四極之內故不及昆崙墟惟

此與爾雅異

爾雅四荒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今西王母石室卽在昆崙山

若常山卽今恆

山爾雅恆山爲北嶽堯典宅朔方曰幽都則北岳可名幽都之證故郭注亦曰幽都山名是也餘七山則盡與爾雅同此二證也隋開皇十五年詔祠名山大川以沂山爲東鎮醫無閭爲北鎮會稽爲南鎮霍山爲西鎮是四鎮皆不出周禮職方及爾雅九府此三證也四鎮之名周禮大司樂注與新唐書地理志所載不同周禮注云四鎮揚州會稽青州沂幽州醫無閭冀州霍山而唐志則云東沂山南會稽西吳山北醫無閭是西鎮有時變遷而東沂絕無異說此四證也若云東北之美則周書王會解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獫狁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羆注云皆東北夷距虛野獸驢騾之屬獫狁白狐玄獫狁則黑狐又鹽鐵論燕齊之魚鹽旃裘蓋壤地旣連則珍奇易萃此不特羽畎之貢載自堯

時綾絹之徵詳于近代而黃黹墨狐且與紫草紅藍而并著矣

新唐書地理志青州貢紅藍紫草此五證也今登州府榮成縣雖有斥山山既

辟小隋書地志僅有其名外此則自漢迄唐皆無著錄必非爾

雅九府之山至樂史之言又最不足據故不辯此六證也沂斥字隸書本近或

省文作斤隸書又誤寫增、蓋沂山以沂水所出得名故山字

可不从水猶之沂山為沂水所出瀞山為瀞水所出後人省文

亦止作开山驚山此七證也爾雅既屬殷制殷之九州為冀豫

雝荆揚兗徐幽營則九府係一州舉一山冀州霍山豫州華山

雝州昆崙山昆崙山在今肅州西南禹貢雍州昆崙析支渠搜西戎又云厥貢惟球琳琅玕荆州梁山

揚州會稽山兗州岱岳徐州沂山幽州幽都山晉太康地志幽州本以幽都得名

名營州醫無閭尚書疏云青州之境非止海畔而已堯時青州越海而有遼東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

州即遼東也禹貢又并營于青爾雅營州之境與禹貢青州同故醫無閭得在營州若謂今榮成縣南之

斥山則與醫無閭同屬營州一州舉二山而徐州反闕既乖任
士作貢之義又失辨方正位之規聖哲立言不當如此此八證
也況足下八山皆據周禮職方及考工記獨東北斥山乃近據
樂史而不信職方可乎又足下能別梁山之爲衡山而乃失之
于此者則不察也僕近爲乾隆府廳州縣志雖于古人之外時
有一得然卷帙旣廣訛舛實多海內故人多聞直諒如足下者
亦僅見他日亦欲足下引繩披撮是正缺失故敢先貢其愚幸
不吝教我也

與孔檢討廣森論中牟書

承詢中牟所在昨客次口陳恐尙未悉敢略布之閻百詩徵君
著四書釋地于春秋戰國地理發明者甚多獨于中牟以爲真
不可考余竊爲不然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五

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卽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
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問趙武曰中
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邯鄲卽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
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
東鄙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趙邯鄲之東矣戰國
齊策昔者趙氏襲衛魏王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
河山之間亂衛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
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暇日閱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
縣治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豐九域志亦云湯陰
縣有牟山卽疑中牟當在湯陰縣左近或以牟山得名及見戰
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
宰司馬貞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

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益信古今人所見如出一轍則中牟在今湯陰縣境內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五鹿城在今元城縣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

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定九年左傳晉軍千乘

在中牟及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

牟亦同杜預以滎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裴駟史記直解又

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卽今蕩陰之中

牟也

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

晉在衛之西北今蕩陰縣正在滑縣

等西北二百餘里爲衛入晉必由之道矣蓋河南之中牟漢雖

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于經傳其見于經傳者皆湯陰境之

中牟也吾又獨怪班固著漢書地理志最爲精審獨于河南郡

清信學案卷一百零五
三
中牟縣下原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唐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潔水則又未知何據敢并以質之足下至足下解春秋左傳桓公如夫人六人懿公母氏位次在第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曰夫己氏其說甚新而未敢遽信容再詳之并白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一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目見裴駟史記集解而晉書地理志因之嘗以爲不然今考之愈知其妄漢書地理志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小顏注云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于諸郡守也是三十六郡內本無內史而以數不足

强牽合之此則裴駟之妄矣宋劉攽又謂秦三十六郡無鄣郡
 今考地理志丹陽郡下班注云故鄣郡而劉顯注司馬彪郡國
 志則明言丹陽郡卽秦鄣郡且于故鄣縣下注秦鄣郡所治以
 迄圖經吳地志等無不然而以爲秦無鄣郡則劉攽之妄矣至
 閣下以爲楚漢之際所置此約略之詞亦嫌無明據也亮吉以
 爲秦三十六郡當以史記漢書地理志爲證蓋與其信裴駟不
 若信馬遷班固應劭諸人之說爲是也今細校地理志秦郡自
 河東至長沙共三十四郡皆見于班固原注中河東太原上黨
三川東郡潁川
南郡九江泗水鉅鹿齊郡琅邪會稽鄣郡漢中蜀郡巴郡隴西
北地上郡九原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邯
鄣郡薛 他若黔中郡見史記楚世家郟郡見漢書高祖本紀
郡長沙
 及地理志東海郡下應
邵曰秦郟郡而魏收地形志亦云郟郡秦置漢高改
 爲東海郡御覽引十道紀海州東海郡秦爲薛郡地後分薛郡

為郟水經注始皇二十三年置薛郡疑分薛為郟即在三十六年并天下之後也漢改郟為東海郡

水經注沂水下郟故國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為郟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郟郡由薛郡所分故高

祖本紀亦薛郡郟郡連書蓋薛郡入漢為魯國郟郡入漢為東

海郡細核地理志自明是則秦有郟郡之明證而前人考秦三

十六郡皆未言及何也至閣下又以桂林南海象郡為即在

十六郡內則益不敢為然蓋秦分三十六郡在始皇二十六年

而桂林等三郡之置則在三十二年相距尚八年必不預為計

及明矣又既數及桂林等三郡則閩中一郡置又在三郡之前

不宜反漏史記閩粵王傳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按秦并天下在二十六年是閩中郡之置尚在桂林等三郡

之先若統行數入即除內史及鄣郟二郡不計外亦與三十六之

數不符恐即如閣下言亦當慮前後失據耳況秦制天下為四

十郡除內史外其名皆見於史記漢書故唐以前地志皆遵用

之又非可意爲增減裴駟之過惟以內史足三十六之數而不知有郟郡閣下則又欲并四十郡爲三十六郡遂不得不引劉攽之邪說旣又知其不安則以爲置在楚漢之際且又并閩中郡削之以附會當日成數亮吉恐皆不足以傳信而啟後人之惑也用敢論及之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二

來示又云據宋志南梁郡之睢陽縣卽漢晉之壽春縣疑太元收復以後卽僑立南梁郡不更立淮南郡又避鄭太后名不立壽春縣卽以睢陽當之云云今考沈志義熙十三年宋高祖以義慶爲豫州刺史鎮壽陽元熙元年義康督豫幽司并四州諸軍事亦鎮壽陽劉敬宣傳遣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事在義熙五年又劉湛

傳高祖以義康爲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爲長史梁郡太守
劉粹傳亦言以豫州刺史領梁郡鎮壽陽此梁郡卽南梁郡是
晉末淮南南梁二太守並立兼有壽陽縣之證也近又得一顯
據云隋書州郡志淮南郡壽春縣下云舊有淮南梁郡北譙汝
陰等郡則晉末二郡並置益可知杜佑李吉甫等云東晉時以
鄭太后諱改壽春爲壽陽儻竟省壽春則又無容改矣又舊圖
經云合肥縣古滁陽城東晉于此置南梁郡是南梁郡又在滁
陽不在壽春今考滁陽城在合肥縣東北壽州在其西相距不
遠以其近故豫州刺史常兼領梁郡也尋閣下致疑之由當因
宋書州郡志孝武大明六年廢南梁郡屬南豫改名淮南睢陽
令亦于是年改名壽春以此疑晉無淮南郡及壽春縣耳不知
二郡之合實在宋永初以後于晉無預也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三

史記曹相國世家柱天侯反于衍氏小司馬本作天柱侯又引
廬江灑縣之天柱以實之閣下又信其說而登之于考異不知
非也無論史記漢書皆作柱天小司馬求其地而不得遂倒轉
作天柱已屬曲說一也漢書地理志廬江灑縣班固原注天柱
山在南劉昭注郡國志亦同是天柱山名而非地名秦漢之世
侯國未有以山封者二也又衍氏魏邑與廬江之灑相去甚遠
三也蓋云柱天者不過夸大其詞言若天之有柱耳實非地名
也後漢書齊武王縝傳自稱柱天都尉柱天大將軍賈綽傳交
阯兵自稱柱天將軍卽同此意豈南陽郡及交阯又有天柱山
得以曲爲之說乎小司馬之妄往往有名號侯而必欲求其地
以實之卽如高祖功臣亦有始終名號侯不別封邑者如信武

侯靳歙位次最高在第二而封非實邑是矣周繇傳亦爲信武
侯小顏注云以其忠信故加此號繇後更封鄴城侯則與歙異
矣又考歙爲信武侯食四千六百戶蓋皆以名號侯食實邑制
當與後來關內侯等相仿小司馬不知而云地理志無信武縣
當是後廢豈非曲說乎至蔡邕傳出補河平長閣下以爲郡國
志無河平縣今考兩漢河南郡皆有平縣疑此河字下脫一南
字又陳寔傳除太丘長李賢注屬沛國案漢書地理志沛郡無
太丘縣惟敬丘下應邵曰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犬丘下犬
字應作太傳寫、誤在上耳水經注淮水又東逕太丘縣故城
北班固地理志曰故敬丘也然則犬丘卽敬丘而閣下復欲以
瑕丘當之似亦微誤也

昆侖山釋

昆侖山卽天山也其首在西域山海經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
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爾雅釋水云河出昆侖
墟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墟其高二千五百餘里
之類是也其尾在今肅州及西寧府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
縣有弱水昆侖山祠郡國志臨羌有昆侖山其地在今西寧塞
外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
卽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括地志元
和郡縣志輿地廣記太平寰宇記並云昆侖山在酒泉縣西南
八十里是矣杜佑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山在國中西南河之
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
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閼摩黎山東
距長安五千里在今青海界一統志今黃河發源之處雖有三

山而其最西而大爲眞源所在者巴顏喀喇也東北去西寧邊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延袤約千餘里山不極峻而地勢甚高自查靈鄂靈二海子之西以漸而高登至三百里始抵其下山脈自金沙江發源之犁石山蜿蜒東來結爲此山自此分支向北層岡疊嶂直抵嘉峪關東趨大雪山至西寧邊東北達甘肅涼州以南大小諸山並黃河南岸至西傾山抵河洮階諸州至四川松潘口諸山河源其東而其枝幹盤繞黃河西岸勢相連屬蒙古槩名之爲枯爾坤枯爾坤華言昆侖也益可知自賀諾木爾至葉爾羌以及青海之枯爾坤縣延東北千五百里至嘉峪關以迄西寧皆昆侖山也華言或名敦薨之山或名蔥嶺山或名于闐南山或名紫山或名天山或名大雪山或名酒泉南山又有大昆侖小昆侖邱昆侖墟諸異名譯言則名阿耨

達山又云闕摩黎山又名騰七里塔又名麻琫刺山又名枯爾

坤其實皆一山也善乎馬岌之言曰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明

昆侖山首在西域而其體則繇互漢敦煌

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廣至有昆侖障酒

泉金城等郡界穆天子傳爾雅以及史記漢書所言昆侖皆指

今酒泉南山及臨羌大雪山而言不遠迹至于闐葉爾羌以及

先零燒當等境也禹貢所言昆侖析支渠搜亦當去雍州不遠

昆侖國蓋因附近昆侖山而名今考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蔥

嶺之水分流東西東爲河源禹紀所謂昆侖山者是也是蔥嶺

名昆侖之證漢書張騫傳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爲昆侖山

此昆侖山卽指今于闐南山是于闐南山名昆侖之證唐書吐

蕃傳其南二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

謂昆侖者也是紫山名昆侖之證元史河源附錄云吐蕃朶甘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
三六

思東北有大雪山亦名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七里塔卽
昆侖也是大雪山名昆侖之證馬岌言酒泉南山爲昆侖之體
是酒泉南山爲昆侖之證總之昆侖者人之首昆侖山者山之
首亦地之首故以爲名河圖括地象云昆侖山爲地首是也今
攷南山自西域至酒泉金城實皆南條諸山之首故可總名爲
昆侖此山邈迤至雍州境卽爲太乙終南諸山山名終南明塞
外之南山至此已終也

西海釋

吾家容齋隨筆以爲四海一也無所謂西海其實不然山海經
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漢書西
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云
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大海卽西海與西域傳略同又

引康泰扶南傳云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昆侖山中有五大源
枝扈離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又引法顯云恆水又東
到多摩犁耆國卽海口云海口卽西海口也班固西域傳犁耆
條支國臨西海范蔚宗西域傳論云甘英臨西海以望大秦晉
書安息天竺人與大秦國交市海中又云鄰國使到者途經大
海海水不可食杜佑通典大秦國卽拂菻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
國此西海之見于唐以前史傳者若以近今證之葉爾欽卽古
于闐國西域聞見錄葉爾欽西行六十餘日至克食米爾克食
米爾復西南行四十餘日至溫都斯坦水亦可通云云又云溫
都斯坦其地之江河皆通海洋時有閩廣海航到彼停泊是西
海卽在溫都斯坦之西東西南北之海無不通故西海中亦時
有閩廣船到也所云葉爾欽水可通溫都斯坦又可證西域傳

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矣余遣戍伊犁親遇溫都斯坦人以筆詢其曲折甚悉土人又云喀什噶爾連界有阿諦國在西海之濱而一統志于榜葛刺拂菻古里柯枝錫蘭山西洋瑣里諸國下皆云在西海中又可知昆侖之西實有西海與東南北三面之海並通非乾遠浩渺無所指實者可比矣蓋西海有泛言者漢書王莽立西海郡在今青海續漢志建安末以張掖居延屬國置西海郡歐陽忝輿地志北庭大都護下有西海縣云唐寶應二年置等是也有土俗名爲西海而實非西海者禹貢山水澤地記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居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水經注又云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去都護治所三百里此西海卽鹽澤一名泐澤水經稱爲蒲昌海等是也容齋又疑西海卽蒲昌海亦非是有實言

西海所在者前後漢書西域傳及山海經水經注以迄上文所稱異物志扶南傳及一統志西域見聞錄等所述是也或又難余曰故書言河源上通天漢則河源當在地之極西今既言實有西海則河源在西海之外乎西海之內乎曰河源介西海之南淮南子墜形訓可證矣云河出昆侖東北陬貫勃海入禹貢所導積石山高誘注勃海大海也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書曰道河積石入猶出也蓋河水伏流至積石山始出耳故漢書西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下語極有斟酌不言水東流注黃河而云注鹽澤河源出焉者明從此以上河皆伏流不礙于闐以西之水注西海也是黃河又伏流于西海之下與濟水之伏流于河水下等耳南宋疆域旣感皋蘭以外卽如異域又何況萬里外之葉爾欽温都

斯坦等乎此則校容齋隨筆又未嘗不首欽昭代輿圖之廣得
以目驗口述者證前人所未及也

附錄

先生天性過人事母至孝母歿先生方在處州家人先以病告
歸過郡城之八字橋得凶問失足墜河幾死三年不食肉不入
於內不與里中祭弔又以母疾時方聽樂遂終身不近絲竹篤

愛其弟存歿無間

秦瀛撰墓表

孫星衍

先生長身火色性超邁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

加人人不能堪

惲敬撰
遺事述

先生在陝西畢公沅幕畢公入覲摩唐開成石經進呈擬薦先
生及孫君星衍江君聲書國朝三體石經卽在西安刻石以進
爲當軸者所阻而止及入翰林會石經館開充收掌及詳覆官

以蔣衡所書十三經字多譌俗有上石經館總裁書所言凡二十餘事一經注參錯宜正一前後倒置宜正一脫文宜補一又有因數字之脫而上下不貫者宜補一衍文宜去一又有因一句之行而文義不續者宜削一因一字之削而本義全乖者宜改一前後宜畫一一偏旁宜急削一字有誤自魏晉以前者一字有誤自唐宋以前者二端並宜裁定一字雖非俗而亦當定从本字一同一俗字當酌去其已甚者一經不可改從注一此經有可以彼經改者一此經有必不可以彼經改者一有因上下文而誤者亦當改正一前代之制宜改一漢石經有急宜从者一唐石經有宜酌从者一兩宋石經有可从有不可从者一唐宋石經外刊本宜搜羅一字當以說文爲本而可否亦當斟酌一本當以釋文爲據而錄取亦當鑒別總裁不能從也

年譜及上

總裁

書

先生在貴州撰貴州水道考三卷凡經流七皆水之直達江海者大水八皆水之絡數十小水至貴州境以外合經流者中水百八十一皆水之能絡小水在貴州境以內合經流及大水者小水一百五十二皆合中水以入大水者而水之無名及不知

所歸者不與焉

貴州水道考序

先生自塞外歸尤喜道揚後進如同里劉編修嗣綰莊上舍曾詒黃孝廉載華丁明經履恆陸孝廉繼輅秀才耀適黃上舍乙生莊秀才綬甲周孝廉儀暉陸上舍鏞高秀才星紫瞿孝廉溶皆得獎勵之益其專心古學者如劉孝廉逢祿董上舍士錫諸人則以漢魏諸儒勛之

年譜

北江家學

平洪先生餽孫太史公政世本以奴史請孫本不自史請故也

洪餽孫字孟慈一字祐甫北江長子嘉慶戊午舉人官湖北東

湖縣知縣北江諸子並能承家學先生纂述尤勤有世本輯補

十卷近世為世本之學者甚眾先生鉤稽義類釐訛補闕復還

世本舊觀以稟請質於父執孫氏淵如孫後以付江都秦氏刻

之遂冒秦名改為三卷又有三國職官表三卷史目表二卷毘

陵藝文志四卷續漢書藝文志若干卷青埕山人集十卷其未

成者有漢書地理志考證漢書藝文志考證隋書經籍志考證

諸史考略世本識餘諸種參李兆洛撰墓志及洪子孟慈遺書序
洪用懃刻史目表跋及授經堂未

刊書

世本輯補序春林之有於而編志而補缺而叙章盡而不刊卷

餽孫自束髮受經即好為氏姓之學既采補世本越十年粗畢

乃次而序之曰自世本亡而春秋之旨晦矣自世本亡而史官之法廢矣夫春秋之旨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而世本有帝系及紀以彰五德之運有譜及世家及傳以著治忽久暫之故有居作氏姓諡法以明是非美惡之效疇者可勸疇者足戒讀此而春秋之旨昭然如揭然則劉向撰別錄班固志藝文以世本次春秋後亦其宜也夫世本何爲而作乎古者外史之職奠繫世辨昭穆明天子諸侯世及之義生則著其統沒則定其諡而諸侯之史亦得有簡牘以進退卿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列史相承守而不失蓋有以彰善癉惡而使之交相警焉防微杜漸而使之不得爭焉觀乎太史之記崔杼知果之稱輔氏周之史法其可推而見矣夫春秋爲編年世本爲紀傳太史公述世本以成史記紀傳不自史記始也

自史記以後史家始表古今表游俠矣志符瑞志釋老矣傳文苑傳隱逸傳寒儁傳鬼神矣無與乎治亂無當乎褒貶爭立名目以相炫異不知史記之意者是不明世本之旨者也不知世本之旨者皆不明古史之法者也吾故曰世本亡而史官之法廢也夫能述世本者於漢莫如司馬遷於吳晉莫如韋昭杜預

韋杜注國語左傳其世系並據世本見本書序

今世本亡而三家之說猶存其卽以此

爲世本乎吾未敢也其竟以此爲非世本乎吾不忍也有者據之無者據三者而補之加別焉可耳夫古書存者日尠漢唐遺文學者猶思采錄況世本爲三代之書春秋之緒餘史記之所本不及而今哀集其將誰俟乎善乎劉子駿之言曰與其過而棄也毋寧過而存之不惜蹈穿鑿之譏冀以存古人之事則鄙意存焉

三國職官表序

史家以表志爲難作史者如天文律厯五行地理河渠食貨諸志王侯大事諸表皆有專門之學攷核之能降而至於職官惟期詳備而已若三國時則不然曹氏官制名與漢同而實變之統而言之祿秩則改爲九品矣三公則廣爲五府矣內則尙書侍中別爲一臺而不屬少府中書祕書創爲二省而專典機宜宮禁不主於光祿勳更置殿中諸司屯衛不歸於南北軍別設領軍之職司農管度支而更領屯田符節屬九卿而轉爲臺主公府之屬增至百餘軍師之名偏列諸署外則諸州屬於四征而將軍忽爲方鎮都督加於岳牧而刺史僅號單車典兵則征鎮安平之號十倍於兩京郎將則東西南北之稱不止於三署是則紛更升降與漢大殊古今名號之改移兩晉南北朝之建

置實皆權輿於此時者也而況吳蜀名因漢制亦有異同蜀猶略祖東京吳則大形增省此又攷三國職官者但明承創而體例已繁豈能第求詳備乎夫卽詳備之求已有闕如之憾承祚之史旣略而不詳世期之注復雜而無準上則班表劉註存限制而不及後來下則晉志宋書志本朝而罕詳前代躊躇其際撰述爲難夫言官制者或因或創班氏旣有成規乃志典午者略古漏今蕪疏全無師法攷古者所以廢書而嘆也飴孫幼聞庭訓稍別體裁搜采諸書載離寒暑欲踵家君疆域之志以成此史一家之言不揣蒙昧爲職官表三卷改志爲表庶幾集三國之異同彙一時之體制大略則踵前代者因而不言創一職者有而必著復參用公卿表之例志其居官之人將以驗此官之有無記其遷轉之階卽以較諸職之高下公卿以下可攷者

因並錄焉明知去之始當於史裁顧書非附於正史者亦遂列而存之夫正統之說創自習氏定於紫陽先蜀後魏體方居正顧魏制較詳蜀官最略以詳綴略勢有不能參校互稽或當相諒昔者郊子通設官之學聖人稱之繼則應劭著漢官之儀王隆爲小學之解垂之於久文獻足徵區區之忱私願竊比且古人志職官者其與諸志皆可會通則此表之成蓋欲使攷三國官制者有斯據依未敢云有補於正史也書成爰攬其意而敘之

史目表序

龍門作史筆揮如椽動必師古何嘗自專春秋世本獨窺淵源降至篇目亦有發端懲勸紛若賢愚瞭然保此至鑒垂諸不刊二十四史踵其成觀或創序列略分言詮範圍莫過終始相緣

繁則未括簡則未宣當削不削當傳不傳不善學史空矜藻翰
徵文攷籍敢告史官

洪先生符孫

洪符孫字幼懷北江仲子績學不遇久客河南著有禹貢地名
疏證齊雲山人甲乙稟各四卷詩集十二卷禹州志鄆陵縣志

河內縣志

參授經
堂書目

洪先生齶孫

洪齶孫字子齡北江少子道光己亥舉人官廣東鎮平縣知縣
著有戰國地名考補梁疆域志澗則齋駢體文詩集八卷

參授
經堂

書目

北江弟子

呂先生培

呂培旌德人北江主講洋川書院從游最久編定春秋左傳詁

與校錄刻成板卽歸之編次北江年譜參春秋左傳詁跋及年譜

北江交游

錢先生大昕 別爲潛研學案

錢先生坵 別見潛研學案

孔先生廣森 別爲稟軒學案

邵先生晉涵 別爲南江學案

汪先生中 別爲容甫學案

章先生學誠 別爲實齋學案

孫先生星行 別爲淵如學案

莊先生述祖 別見方耕學案

臧先生庸 別見玉林學案

趙先生懷玉

別見子居學案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五終

學案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六

其命精熟中欽三甄伏熱悔之不為天津徐世昌發伏翻視未

端臨學案

端臨學案

寶應劉氏代有聞人端臨邃於經學考證名物掣精理義

未嘗離而二之所著論語駢枝精深諦確能發先儒所未

發楚楨叔俛父子繼之遂成論語正義一書尤稱有功經

訓有清一代治論語學者蓋以劉氏為集大成矣述端臨

學案

學案

劉先生台拱

劉先生台拱

台拱字端臨一字江嶺寶應人父世暮官靖江縣訓導教士

有聲先生幼不好戲六歲母朱歿哀毀如成人既而事繼母鍾

亦盡孝入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九歲

作顏子贊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夕禮之出入里閭目不旁睽時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從同里王雒師學及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中式乾隆庚寅舉人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義用古注識爲積學之士亟呈薦已中式矣以次藝偶疵被放文正惜之時方開四庫館海內方聞綴學之士雲集先生所交游自大興朱學士筠歛程編修晉芳外休寧戴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同郡任御史大椿王給事念孫並爲昆弟交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先生齒最少每發一議諸老先生莫不折服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六書九數聲韻等事靡不貫洽諸經中於三禮尤精研之不爲虛詞穿鑿能發先儒所未發當世儒者撰書多采其說官丹徒縣訓導勤於職月必考課

其教以敦行立品爲先而能以身示之常謂教官不常接士子則術業無從聞知諸生以時進見者必以廉恥氣節爲敦勉暇則誦習古訓親爲講畫境內饑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效於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之生平無嗜好惟聚書數萬卷及金石文字而已齏鹽淡泊晏如也父疾辭官歸日侍湯藥晝夜不倦及父與繼母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寢蔬食五年之久居家教諸弟雖嚴然怡怡和悅人皆歎羨之宗族有少孤不能讀書及困苦不能自振者皆賙給之人有所長必誘掖之使進若有短則絕口不言但勸勉之使自愧悔嘉慶十年卒年五十有五所著論語駢枝經傳小記國語補校荀子補注淮南子補校方言補

校漢學拾遺暨文集共八種

參朱彬撰行狀
阮元撰墓表

論語駢枝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謹案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三百篇古訓古義存者僅矣獨此二句則此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蓋無詔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集解及皇邢二疏竝鶻突不分明朱注不用爾雅而創爲己精益精之說推是義不過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所引伸何足發告往知來之歎況此例句法本篇卽有如金如錫如圭如璧綜計

全經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之類不下十數句皆一字一義不以綴屬聯貫爲文以是推之爾雅舊義恐不可復易也

皇侃本作貧而樂道

開成石經貧而樂旁注道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謹案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曰男女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卽先生也具卽饌也

鄭注內則卽訓爲饌

論語中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

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

皇疏云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

兄之齒雁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謹案告
讀如字舊音古篤反非也周禮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
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先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
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
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
於諸侯穀梁文六年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
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然則
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
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
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
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饗餼曰稍餼曰餼牢
曰餼獻曰餼率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

頰問賀慶賑膳贈禴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冢
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
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
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其命數禮之或以
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魯之有司循
例供羊至於定哀之間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
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
視朔可乎四不視朔曠也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
矣曠四月不視朔又必詳其月數而具書之而況其廢乎變古
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
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
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
六年二月公有疾至十八年公薨竝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
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
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不厭其多何以爲信史乎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謹案哀而不傷舊說多異毛詩
篇義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鄭注云哀世夫婦不得
此人不爲減傷其愛二義皆回穴難通朱注以詩詞分配哀樂
似少近理而寤寐反側與哀義絕遠注雖勉強傅合亦但云寤
寐反側之憂而不得言哀則其義之不愜亦可見矣程大昌聲
音之說尤爲無據傳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記曰其哀心感
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暉以緩哀與樂相反也噍殺

與暉緩亦相反也而謂關雎一詩兼而有之何得謂性情之正
又何以爲聲音乎推尋眾說未得所安因竊以己意妄論之曰
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
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
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
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
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
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
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
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
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葛覃之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二
五
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而曰美哉樂而不
淫卽葛覃可知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謹案始者樂之始亂
者樂之終樂記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復亂
以飭歸皆以始亂對舉其義可見凡樂之大節有歌有笙有閒
有合是爲一成始於升歌終於合樂是故升歌謂之始合樂謂
之亂周禮大師職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大師升
歌摯爲大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芣采蘋凡六篇而謂之關雎之亂者舉上以該下猶
之言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爾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
洋洋盈耳總歎之也自始至終咸得其條理而後聲之美盛可
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孔子反魯正樂其效如此

自入公門已下至私覲愉愉如一節總記聘問之事復位已上通論聘享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以聘享私覲分析言之邢疏誤斷爲二遂以上一節爲趨朝之容下一節爲聘問之禮案正朝在路寢門外無所謂過位升堂之事內朝在路寢庭非日接羣臣之地雖朝公族亦不升堂參驗禮文並爲乖錯矣聘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愉愉焉入門主敬升堂主慎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注云謂聘客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具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

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
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竝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
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容彌蹙也有揖讓之禮卽有應對之辭故
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
攝齊與摳衣不同攝者收斂之言整飭之義弟子職曰攝衣共
盥又曰攝衽盥漱義與此同兩手摳衣自是卽席之容非上階
之法也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
所謂出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說者以爲孔子事非也鄉黨記禮之書也吉
月必朝服而朝禮也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
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朔於內朝聽朔亦謂之
視朔視朝亦謂之聽朝雖有在朝在廟之異其爲君臣相見聽

治國政則同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
而朝明不以一廢一也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
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玉藻
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曰卒朔然
後朝不已晏乎曰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
其曰朝服而朝何也曰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
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
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之也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謹案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
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其室說者謂大夫賜士士拜受
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
已不得受於家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由是言之陽貨饋

清信堂集卷一百零一
豚而矚孔子之亡正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爲驕孔子不爲詘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則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其妄甚矣而孔子因卽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

文集

周公居東論

書之金縢詩之豳風載周公遭變之事最爲詳盡而自漢以來說者紛紜顛倒失其本末鄭氏以辟爲避以居東爲出居東都驗之伐柯九罭諸詩辭意良合至注罪人斯得云是周公之屬黨爲成王所得則可謂迂僻而難通矣而又曲解鴟鴞之詩以傳會其說支離牽強抑又甚焉然則鄭氏之說雖較勝諸儒而

亦復有所未盡也且鄭氏知周公之避而未知周公之所以避
所謂見其表不見其裏得其一而遺其二者也夫周公自克商
以來曷嘗一日忘東方之患哉向以王室未安四方未集至於
請命三王願以身代武王之死則聖人之深識遠慮亦從可知
矣四國之變非天下之小故也武庚席勝國之餘業地方千里
連大國而闚周室而管蔡以骨肉至親爲之陰伺虛實相機舉
事表裏相應動出百全當此之時周室之不亡者幸耳然猶以
周公之故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謗爲反閒之謀意欲先陷周
公而後逞志於成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禍亂之萌見於
此矣而周公於此顧乃懵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引嫌畏罪去
不旋踵以墮於敵人之術中直至四國并起猖獗中原然後倉
皇奔命僥倖於一日之成功則周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論

者必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豈忍料其將爲變哉此以施於使
監之時則至言也施之於流言之後則妄說也今有人聞謗而
不辨者是君子也無故加己以篡弑之名而安然不問則冥頑
不靈之人而已矣況其爲反閒之謀覬覦之漸豈有安然受之
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周公萬萬不料其爲
管蔡而心識其爲商人之閒己則不敢以不察察而得之必且
始而駭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爲終身之大感此天理人
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也會參殺人至於三告則投杼而
起而謂周公之必當守不忍料之意以終身則舜何以知象之
將殺己哉且夫周公之不可避也亦明矣王室未安四方未集
則武王不可死武王死而周公存則周公之身一武王之身也
而周公不可去人謂成王疑周公於勢不得以不去固也而不

知周公豈苟去者哉鄭氏之說以爲避位待罪以須成王之察
己者此周公之迹也乃若其心則欲就居東國密邇商人得以
陰察諸侯之動靜而爲之備也蓋周自后稷公劉以來修德行
義十有餘世大統甫集而忽焉喪之此周公之所大懼而不敢
不以爲身任者也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若但引嫌
畏罪鰓鰓爲一身之憂於先王何與焉至於二年之久然後主
名區處一一得之故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者非
一之辭也得者廉而得之也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爲憂而公
獨識之此所謂罪人斯得者也吾於鴟鴞見人道之極焉鴟鴞
取子以喻管蔡爲武庚之所脅從恩斯勤斯鬻子之憫斯所以
未減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親親之道也至於閔王業之

艱難懼覆亡之無日情危辭蹙幾於大聲而疾呼自書契以來
哀痛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史臣以於後二字繫於罪人斯
得之下實與詩之辭旨表裏相應明白無疑而說者紛紜顛倒
致使周公救亂之志闇而不章豈不惜哉或曰然則成王得詩
而欲誚公何也曰非此之謂也史臣自管蔡流言以後卽備記
周公之事而未論成王之心故特著此句以見之也周公去位
而成王不留居東二年而成王無後命及得鴟鴞之詩猶尙不
悟但自始至終未敢致誚讓於公耳此出後人之手次第曲折
凡幾言而後盡古人記事文約而旨明一言蔽之而情事了然
矣故言亦有舉後以包前之辭也所以上結流言之案而下起
風雷之事也說者便謂成王得鴟鴞之詩始欲誚公殊失作者
之本意而鄭氏箋詩亦由此致誤是亦拘文牽義之過矣或曰

風雷之變周公所不能逆料也向使成王不悟周公不歸四國之兵乘閒而起公於是時將坐視而不爲之所乎曰公雖以待罪居東而親則叔父尊則冢宰詩曰我覲之子衮衣繡裳公之親貴蓋亦不減於平日矣洛邑天下之咽喉而京師之屏翰也北阻孟津以距商東據虎牢之險以控諸侯而公以成周之眾坐鎮其中此亦足以待天下之非常而無憂王室矣彼四國陰蓄異謀旦夕思逞而二年之中環視而不敢動則是畏憚周公之明效也漢七國之亂有一梁孝王爲之扞蔽而吳楚齊趙之兵不敢鼓行而西嚮況以周公元聖豈僅孝王之比哉嗚呼此周公之避所爲熟計而審處也或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周公之歸也何以不卽舉兵而待商人之發難乎曰武庚管蔡之惡未形而周公探其邪謀而逆誅焉天下不服也周公不忍也

張皇六師有備無患而已矣此鴟鵂之志也

釋畢郢

畢郢徐廣史記音義引孟子作畢程逸周書維周王季宅程徐

廣引作郢程郢字異音同

司馬相如列傳文王改制爰周自來
郢隆徐廣以郢爲郢字之誤

注孟子者不詳郢地所在則以文字不明故也今按汲冢紀年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文丁五年周作程邑然則畢程二地矣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闕駟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甫謐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然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故紀年言西伯初禴于畢而杜

佑亦云王季都畢皆通國內言之春秋昭九年傳周景王之言

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稷

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建國也周者

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

高誘呂覽注云古公避獯

鬻之難邑於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為天下號也鄭氏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

召公奭之采地周為岐別此足徵矣

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

之曰畢程呂覽具備篇云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即畢郢

刻本

程誤作程高誘注云畢程畢豐非也

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

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繇是推之則畢郢之名之所起遠

矣又按畢地有二其一畢陌其一文王墓地也太史公曰畢在

鎬東南杜中皇覽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縣鎬聚

東杜中而括地志以為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

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于畢郢
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
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
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
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
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駟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家在
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家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家非也周
文王家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
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
周武王陵非也羣書剖析具有明文惟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
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降莫不謬
指秦陵誣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誤所從來非一世矣

此辨

已見日知錄歷代帝王陵寢條趙岐言畢文王墓近於酈鎬之地此言在渭南

者當矣而以訓畢郢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

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于酈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

存紀年云西伯初禴于畢謂畢郢也此王季廟在郢之證王季廟在郢亦若文王廟在酈僖二十四年傳云畢原酈郇文之

昭也畢酈皆宗邑因是往來舊都而末年仍卒乎此以情事推

之昭然可見卒于畢郢不言爲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

何郢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若邵武士人僞疏謂郢故

楚都在南郡固不辨而可知其妄矣

武王既定天下以王季舊都封畢公高而畢陌其封內之地

後之言地理者專以畢陌當之亦未爲非畢陌漢魏安陵縣

地皇覽帝王世紀皆云安陵知魏有安陵晉省安陵爲長安縣地故杜預曰畢

國在長安縣西北唐置咸陽縣治焉故通典以爲在咸陽矣

閻百詩謂二杜不同是不然觀顏籀所稱畢陌在長安西北

四十里以此申元凱之說卽與君卿無二正咸陽縣地注漢書故

以長安言之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以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爲畢公

高之國以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安陵故城爲程伯休父之國

斯兩失之續漢書郡國志河南雒縣有上程聚劉昭注云古

程國史記曰重黎之後伯休父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帝王

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故此加爲上程

徧檢諸刻本悉易以程字惟震澤王氏翻刻宋本一註之中

程郢互見分明可據

轉注假借說

許叔重以考老爲轉注後人多不得其說而妄譏戴東原以本

書說之曰老考也老考也謂之轉注是解也許君所旦暮遇之者合拱轉得之懷祖無由聞其說之詳懷祖疑其與他義相混亦未質言之竊謂郭璞所謂轉相訓者卽轉注之義而所謂語轉者乃轉注之原也語轉之中又自有假借大抵釋詁釋言兩篇不出轉注假借二義郭君亦第舉一隅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制字之原盡此矣天下無有出於事形聲意之外者則天下之文字豈能出四義之外哉轉注假借特用以通音義無窮之變耳以一義生數字謂之轉注以一字攝數義謂之假借隨音立字謂之轉注依音託字謂之假借假借者離乎事意形聲以見義者也異則易見轉注者依乎事意形聲以立文者也同則難知卽如老爲會意考爲形聲而許君合之以爲轉注則其不出前四者亦可明矣由是推之古今異言方俗殊語當書

契始興卽不能無故爲立此一義而三代以來文字必當有隨世增加者矣當其時外史達書名則上之文字無不通於下也太史陳風詩則下之聲音無不達於上也間里之謠謠豈盡合乎聖明之制作哉轉注之塗由此寢廢亦其勢然也後世所造俗書多轉注之流其一字而二音三四音者蓋假借之變俗書不可通行故文字之變簡方音不能無異故聲音之變繁惟其不得變於文字而乃變於聲音此其勢亦如井田之爲阡陌五等之爲郡縣也

律呂說

一者陽也黃鐘之數也九而去一以生太簇故八太簇九而去一以生姑洗故六十四姑洗九而去一以生蕤賓故五百一十二蕤賓九而去一以生夷則故四千九十六夷則九而去一以

生無射故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二者陰也林鐘之數也九而去一以生南呂故十六南呂九而去一以生應鐘故一百二十八應鐘九而去一以生大呂故一千二十四大呂九而去一以生夾鐘故八千一百九十二夾鐘九而去一以生中呂故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或問黃鐘之度或以爲九寸或以爲八寸十分寸之一二者孰爲黃鐘之正度曰聞以律生度矣未聞度生律也黃鐘有數而無度曰苟無度則十二律之長短奚由定曰昔者聖人作六律以象乾故自黃鐘而下皆以九爲實以乾之六爻皆九也作六呂以象坤故自林鐘而下皆以六爲實以坤之六爻皆六也天地之道陽能統陰陰不能統陽是以聖人之於律呂一以九爲法九分黃鐘之長而去一爲太簇九分太簇之長而去一爲姑

洗自姑洗而蕤賓而夷則而無射皆九分遞減也九分林鐘之
長而去一爲南呂九分南呂之長而去一爲應鐘自應鐘而大
呂而夾鐘而中呂皆九分遞減也然後命黃鐘爲九寸林鐘爲
六寸所以著陰陽之象也斯度之所由生也律生度度生量量
生權此著作之先後也

古人因律以起度後人執度以命律故或以十分爲寸而析十
以爲百析百以爲千析千而爲萬或以九分爲寸而破寸以爲
分破分以爲釐破釐以爲豪破豪以爲絲執後起之度以御先
出之律是以參錯而不齊繁賾而難治

附錄

王懷祖敘端臨遺書略曰端臨邃於古學自天文律呂至於聲
音文字靡不該貫其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而惟是之求

精思所到如與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旨所在比之徵君
閣百詩先師戴庶常亡友程易疇學識蓋相伯仲以視鑿空之
談株守之見猶黃鵠之於壤蟲也

汪容甫與先生書曰中見族兄觀魯道足下涵養寧靜之言以
爲深中吾病相對咨嗟累日觀魯曰君往者不受人言而今心
折劉君者有說與中曰劉君欲吾養其德性而無騁乎血氣此
吾所以服也

述學

先生司鐸丹徒嘗以朱子纂儀禮經傳通解卽孔門執禮之教
取禮經十七篇繪爲圖與諸生習禮容發明先王制作之精意

成孺撰寶
應儒林傳

端臨家學

劉先生寶楠

劉寶楠字楚楨號念樓端臨從子父履恂舉人國子監典簿著有秋槎雜記先生生五歲而孤母喬教育之始從端臨請業以學行聞鄉里爲諸生時與儀徵劉文淇齊名稱揚州二劉道光乙未成進士授直隸文安縣知縣文安地窪下隄堰歲久失修屢潰溢爲民患先生履勘興築遂獲有秋再補元氏縣會歲旱蝗大作延袤二十餘里捐俸設廠捕之歲則大熟咸豐元年調三河值東三省兵過境遣使往通州以民價雇車應役民得不擾民有涉兄弟戚屬爭財訟者婉詞諭之率感悟解散而罷五年卒年六十五先生於經初治毛氏詩鄭氏禮後與劉文淇及江都梅植之涇包慎言丹徒柳興恩句容陳立各治一經先生發策得論語病皇邢疏蕪陋乃蒐輯漢儒舊說益以宋儒長義及近世諸家仿焦循孟子正義例先爲長編次乃薈萃而折衷

之著論語正義二十四卷因官事繁未卒業命子恭冕續成之
他著有釋穀四卷於豆麥麻三種多補正程氏九穀考之說漢
石例六卷於碑志體例考證詳博寶應圖經六卷勝朝殉揚錄
三卷文安隄工錄六卷愈愚錄六卷念樓詩文集若干卷又輯
先世詩文爲清芬集十卷寶應文徵百餘卷

參戴望撰事狀
成孺寶應儒林傳

論語正義

有子言禮之用章 案有子此章之旨所以發明夫子中庸之
義也說文庸用也凡事所可常用故庸又訓常鄭君中庸目錄
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注君子中庸云庸常也
用中爲常道也兩義自爲引申堯咨舜舜咨禹云允執其中孟
子言湯執中執中卽用中也舜執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卽中
庸之倒文周官大司樂言六德中和祇庸孝友言中和又言庸

清傳身家卷一百零一
二
夫子本之故言中庸之德子思本之乃作中庸而有子於此章已明言之其謂以禮節之者禮貴得中知所節則知所中中庸云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而不流則禮以節之也則禮之中也中庸皆所以行禮故禮篇載之逸周書度訓和非中不立中非禮不慎禮非樂不履樂謂和樂卽此義也

夫子五十知天命 天命者說文云命使也言天使已如此也書召誥云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與愚對是生質之異而皆可以爲善則德命也吉凶歷年則祿命也君子修其德命自能安處祿命韓詩外傳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爲命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其於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

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禮智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二文皆主德命意以知德命必能知祿命矣是故君子知命之原於天必亦則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於同天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言聖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爲不負天命不負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己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當衰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他日桓魋之難夫子言天生德於予天之所生是爲天命矣惟知天命故又言知我者其天明天心與己心得相通

也孟子言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亦孟子知天命生德當在
我也是故知有仁義禮智之道奉而行之此君子之知天命也
知己有得於仁義禮智之道而因推而行之此聖人之知天命
也

告子游問孝 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
母此庶人之孝也大戴禮曾子本孝云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
盧辯注分地任力致甘美蓋庶人能養不能敬若語於士則養
未足爲孝故坊記言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小人
卽庶人君子則士以上通稱又曾子立孝云君子之孝也忠愛
以敬又云盡力無禮則小人也盡力卽以力致養之事無禮卽
不敬也孝經又云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蓋士
之孝也與曾子立孝所言君子之孝同明能敬爲士之孝夫子

告子游正以爲士之道責之矣孝經又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禮內則曾子云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二文所言養皆養志之道其不廢敬可知祭義云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是敬猶非至孝特視祇能養者爲難耳

告子夏問孝

竊謂服勞視饌並言庶人之孝視饌卽能養服

勞者尙書大傳言入小學知有父子之道長幼之敘又言歲事既畢餘子入學所謂小學之教則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皆是服勞之道曾子大孝云小孝用力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孔氏廣森補注庶人之孝夫子以士之孝告子夏故示以色難明非士之達於學術者未能幾此也

乘桴浮海居九夷 王氏塗四書地理考浮海指勃海說文海
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澥勃澥海之別也潛丘劄記太史公
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永平之勃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蘇秦
列傳指天津衛之海朝鮮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
矣非專爲近勃海郡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立菟樂浪武帝時皆
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
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
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
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
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
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注
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據志

言則浮海指東夷卽勃海也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尙能知其義非泛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周遊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由漢志注釋之則非遯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卽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矣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禮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又王制言造士之教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

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並自古相傳教學之法夫子時世卿持祿人不由學進故學制盡失聖門弟子自遠至者多是未學夫子因略本古法教之學詩之後卽學禮繼乃學樂蓋詩卽樂章而樂隨禮以行禮立而後樂可用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視諸體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體者禮也文德者樂也入室升堂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大戴所言正此文實義又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兼易春秋言之身通六藝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實效也易與春秋夫子不以教其教惟以詩書禮樂論語不及書者書言政事成德之後自學之也

民可使由不可使知 凌氏鳴喈論語解義以此章承上章詩

禮樂言謂詩禮樂可使民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說是也愚謂上章是夫子教弟子之法此民亦指弟子孔子世家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身通六藝則能興能立能成者也其能興能立能成是由夫子教之故大戴禮言其事云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則此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民也謂之民者荀子王制篇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庶人卽民也是也鄭此注云民冥也其見人道遠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君雖泛說人道其義亦未爲誤蓋詩禮樂皆不外言人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民者暝也民之號取之暝也冥暝皆無知之貌注先釋

民爲冥後言愚者正以民卽愚者非泛言萬民也本末猶終始
輕重若皆使知之則愚者以己爲知道而輕視之將恐不能致
思妄有解說或更爲訾議致侮聖言也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
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眾
謂庸凡之眾卽此所謂民也禮緇衣云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
注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卽此章之義說者以
民爲羣下之通稱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定法其說
似是而非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
迷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
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
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
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黨立之庠其秀異者則別爲教之教之而可使知之也若其愚者但使由之俾就於範圍之中而不可使知其義故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 茲者有所指之辭下兩言斯文斯茲同義文武之道皆存方策夫子周遊以所得典籍自隨故此指而言之文在茲卽道在茲故孟子以孔子爲聞而知之也天將喪斯文久當湮沒必不令夫子得之後死者夫子自謂後文王死也後死者旣與於斯文是天未欲喪斯文可知天未欲喪斯文匡人必不能違天害已致使斯文遭毀失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崇德修慝辨惑者此當是雩禱之辭以德慝惑爲韻如湯禱桑林以六事自責也

朋友切切惺惺兄弟怡怡 朋友以義合兄弟以恩合處之各有所宜此盡倫之事非凡民不學者所能故如此乃可稱士也斯可謂之士矣皇本無之字釋文惺音絲本又作惺集韻云惺或作惺則惺惺一字切切惺惺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夫子語止此當時皆習見語故夫子總言之記者恐人不明故釋之曰朋友切切惺惺兄弟怡怡所謂七十子之大義也皇本兄弟怡怡句末有如也二字高麗本同阮氏元校勘記文選求通親親表注初學記十七藝文類聚二十一太平御覽四百十六引此文並有如也二字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懽懽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懽怡音義略同案孟子言父子不責善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合夫子

此語觀之是兄弟亦不可責善當時諷諭之于道乃得宜也
謂伯魚爲周南召南 二南皆言夫婦之道爲王化之始故君
子反身必先修諸己而後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漢書匡衡傳謂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卽此義也時或伯
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與

四海困窮 四海困窮者孟子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
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
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又滕
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
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是堯時四
海困窮之徵堯舉舜敷治之故此咨告之言當憂恤之也

文集

書閻氏四書釋地後

閻氏四書釋地今與傳註並行誠不刊之書也然其誤不可不辨又續中燕毛條云唐開元十三年敕曰朕每讀洪範至無偏無頗無頗一字於韻不協宜改作陂蓋爲陂則文亦會意爲頗則聲不成文亟須刊正以免魯魚此又考文也案書以頗義爲韻義從我聲古音如莪頗從皮聲皮古音如婆皆歌部之字陂亦從皮與頗音同不必改頗作陂而閻氏引以證考文其失一也三續中入公門條云汪武曹云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爲外朝雉門之內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庫門內之外朝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而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

寢路寢卽燕朝也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眡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注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於內朝之文益知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蓋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存疑誤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內朝集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以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余按成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此足見韓厥卿也得從景公入至燕朝以兼大僕故案閻氏以韓厥兼大僕得至燕朝正汪氏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之說然云兼大僕其兼大僕者不得至燕朝矣至從汪氏以過位爲庫門內之外朝攝齊升堂爲雉門內之治朝其說尤誤鄭康成朝士注云外朝在庫門外孔氏

曲禮疏云天子三朝庫門之外謂之外朝諸侯當與天子同外朝所在雖無明文鄭孔以義而知然必謂外朝在庫門內亦屬臆斷何如仍從舊說諸侯三門庫門雉門路門外朝在庫門外論語過位在入公門後則知過位非過外朝之位不爲外朝之位自是治朝之位過位旣屬治朝則升堂非治朝矣司士正朝儀之位鄭康成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位在路門外所謂門屏之間當宁而立天子諸侯與羣臣揖畢退入路門其地無堂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外朝卽治朝是也而謂治朝有堂與禮注全背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視朝無堂退適路寢始有堂路寢之堂卽燕朝之堂江慎修鄉黨圖考曰路寢門內之朝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鄭云

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
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是羣臣以元端
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
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
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
時也大僕職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擯相本不止一事鄭以宗
人圖嘉事解之舉一端耳非謂燕朝專爲宗族視也又云位者
君立寢門外揖羣臣之處既揖入寢門則此位虛矣案江氏之
說是也朱子釋過位云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明其無堂又
語類云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明有其堂而汪
氏謂治朝有堂異姓之臣不得常在燕朝閻氏從之其失二也

論語之書獨二子以子稱條云魏華父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明人之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字如閔子之等不一二人或字或子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夏最號高弟字而不能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爲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係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無敢以爲疑仲尼作春秋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所師相承至於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之則知字不易於子也此亦妙論足廣序說之未備案此說不盡然閻氏誤從之也名不如字字不如子此經中定

例曾子有子獨不字而疑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其說近理然稱夫子皆曰子閒有稱孔子者而稱子爲多古者稱師爲子公羊傳中子公羊子子沈子上子字指其師下子字則男子之美稱而謂稱子不如稱字其可從乎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曾子稱子義自從優而下文稱夫子皆單稱曰子是尤尊於曾子之以氏冠子矣至其首句稱字此先標其字以明下文子曰卽仲尼也至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名不如字此其著也子思孟子稱仲尼者字雖不若子然稱字則已爲褒辭公羊傳云曷爲稱字褒之也是也且子思之父伯魚孟子之師子思子思不稱仲尼無以別於伯魚孟子不稱仲尼無以別於子思且子思稱仲尼亦稱子曰孟子稱仲尼亦稱孔子曰篇中錯見其文正以見仲尼卽子卽孔子而無混於伯魚子思而乃援此以爲子不

如字許爲妙論豈通論乎其失三也有一言條云秦漢以來始有句稱古謂之言亦謂之章左傳宣十二年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是也案以一章爲一句古無是說毛詩標章句云關雖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陸氏釋文曰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孔氏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體俱興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秦漢以來乃有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閻氏秦漢以來始有句稱之說本孔疏而以一章爲一句故反其說果爾則左氏所謂卒章之四言是卒句之四句成何文理左宣十二年傳武王克商作頌曰云云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

三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杜注武頌
篇名其三三篇其六六篇孔疏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
之句也其三周頌賚之篇也其六周頌桓之篇也繹左氏之義
謂武非一章其卒章之辭云云其三章之辭云云其六章之辭
云云其三其六並指章不言者統于上句卒章章字蓋魯頌皆
分章商頌或一章或分章周頌亦當然左氏自言其引詩之義
曰賦詩斷章是也杜孔之義則以賚桓爲各篇三六爲楚樂之
次第然其卒其三其六三其字承上作武其字卽指武武者篇
名徧括諸章之義杜氏以篇亂章而孔氏從之與疏詩異非也
然孔氏之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孔氏不誤閻氏直以卒章
作卒句誤會孔疏其失四也又其中自相矛盾者釋地續謂費
惠公戰國時魯季氏以邑爲國而僭稱公謂曹已滅復封與郟

薛同曹交爲曹君弟不誤此二說皆確而三續復云曹交以國
爲氏非君弟惠公小國之君非費邑何前後說之不相符乎
又闕黨闕里子游子夏王宮有學曲肱而枕諸條往往疊出案
釋地一卷釋地續一卷閻氏及身刊行審訂精善又續三續身
後付刊子姓輩或以已刪之說屢入其中致多舛誤後世誰相
知訂予文其謂斯乎

附錄

先生幼孤母喬茹甘藜苦躬自授經先生先意承志以博其歡
一事未嘗自專一錢未嘗自私敬事兄嫂撫教孤姪所生三子
皆令出嗣兄弟之無後者嘗曰兄弟之子猶子己之子亦猶兄

弟之子

寶應儒
林傳

先生遠承職方之訓近受端臨之學故所學樸實正大不矜名

不立異不與人標榜爭辨雖嘗從事漢學然推崇朱子絕不蹈
非毀宋儒之習同上

劉先生恭冕

劉恭冕字叔俛念樓次子光緒己卯舉人父官文安三河先生
皆從過庭時敝質經義入安徽學政朱蘭幕爲校李貽德春秋
賈服注輯述移補百數十事曾文正克復金陵首闢書局朱以
先生薦文正素聞名相見益訢合校勘諸史爲世所重後主講
湖北經心書院媵課經訓湖北人士爭興於學黃州漢陽沔陽
黃岡諸志竝出其手念樓治論語正義未成而卒先生蚤夜釐
定爬羅諸家異說必求其是凡十餘年訖刊書成自著僅何休
論語注訓述廣經室文鈔光緒九年卒年六十

參史傳 劉
嶽雲撰事略

論語正義後序

班生有言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人之言中正和易而天下萬世莫易其理故曰微言非祇謂性與天道也大義者微言之義七十子之所述者也今其著者咸見論語竊以先聖存時諸賢親承指授當已屬橐或經先聖筆削故言特精善迨後追錄言行勒爲此編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時先儒謂孔子沒後弟子始共撰述未盡然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皆有著書於先聖之道多所發明而注家未之能及至八佾鄉黨二篇多言禮樂制度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爲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於鄭注多所刪佚而僞孔王肅之說反藉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爲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於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爲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我朝崇尚

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觀而於疏義之作尙未
遑也先君子少受經於從叔端臨公研精羣籍繼而授館郡城

多識方聞綴學之士時於毛氏詩鄭氏禮注皆思有所述錄

初著

毛詩詳注鄭氏釋經例後皆輟業

及道光戊子先君子應省試與儀徵劉先生

文淇江都梅先生植之涇包先生慎言丹徒柳先生興恩句容

陳君立始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君子發策得論語自是

屏棄他務專精致思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爲長編得數

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爲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

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旣而作

宰畿輔簿書繁瑣精力亦少就衰後所闕卷舉畀恭冕使續成

之恭冕承命惶悚謹事編纂及咸豐乙卯秋將卒業而先君子

病足腫遂以不起蓋知此書之將成而不及見矣傷哉丙辰後

清儒學案卷一百一十一
邑中時有兵警恭冕兢兢慎持懼有遺失暇日亟將此橐重復
審校手自繕錄蓋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後寫定述其義例列
於卷首繼自今但求精校或更得未見書讀之冀少有裨益是
則先君子之所以爲學而恭冕之所受於先君子者不敢違也
世有鴻博碩儒幸不吝言補其罅漏正其迷誤跂予望之
文集

孔子閒居多逸詩說

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日敢
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
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又曰君
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
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旣得無體之禮威儀

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旣從無體之禮上下
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
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旣起無體之禮施及
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案夫子因子夏三無與詩相近之間
以詩之近者告之則下文所告以五起之語必皆詩辭無疑故
如以畜萬邦日就月將施於孫子皆見今詩其威儀遲遲內恕
孔悲威儀翼翼施及四國上下和同日聞四方純德孔明施及
四海亦絕似詩語其爲逸詩無疑惟氣志不違氣志旣得氣志
旣從氣志旣起四句爲可疑然以樂只君子豈弟君子證之固
有一語而數見者且詩辭前後章相同者甚多是亦無可疑矣
夫子引詩以證五起而中自成韻真是絕妙若以爲夫子所屬
之文則五節內或詩或不詩於文體不相應矣

廣經室記

廣經室者家君授恭冕兄弟讀書之所既以所聞思述前業而旁及百氏凡周秦漢人所述遺文逸禮皆嘗深究其旨趣略涉其章句欲譔爲一編以附學官羣經之後而因請於家君爲書以榜之復私爲之記曰今世治經者言十三經尙矣金壇段若膺先生謂宜益以國語大戴禮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說文解字九章算術周髀算經爲十一經嘉興沈匏廬先生又以五經合諸緯書取周續之之言爲十經若膺先生爲之記冕謂緯書雜出附會不足擬經而史漢通鑑又別自爲史不比國語之與左氏傳相輔以行也冕則取國語大戴禮周髀算經九章算術說文解字而益以逸周書荀子入焉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此明是百篇之遺與張霸枚賾書不同荀子源出聖學

當時與孟子并稱故太史公以孟荀合傳漢書古今人表孟荀同列大賢藝文志孟荀並列諸子而勸學修身禮論樂論大略哀公諸篇大小戴記並見稱述則信乎爲聖門微言大義之所

繫矣

汪氏中述學曰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經典敘錄毛詩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傳魯人

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由是言之毛詩荀卿子之傳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少

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鹽鐵論云包邱子卿解與李斯俱事荀卿由是言之魯詩荀卿

子之傳也韓詩之存者外傳而已其引荀卿子以說詩者四十有四由是言之韓詩荀卿子之別子也經典敘錄云左邱明作

傳以授曾申申傳魏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由是言之左氏春秋荀子之傳

也儒林傳云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由是言之穀梁春秋荀卿子之傳也荀卿所學本長於

禮儒林傳云東海蘭陵孟卿善爲禮劉向敘云蘭陵多善爲學蓋以荀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荀卿

又二戴禮並傳自孟卿大戴曾子立事篇載修身大略二篇文小戴樂記三年問鄉飲酒義篇載禮論樂論篇文由是言之曲

臺之禮荀卿子之支與餘裔也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沒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菽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

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傳之其揆一也劉向又稱荀卿善為易其義亦見非相大略二篇蓋荀卿於諸經無不通而古籍闕亡其授受不可盡知矣恭冕謹案楊士勛穀梁序疏云穀梁子受經於子夏為經作傳傳孫卿亦荀子傳穀梁之證乃世

之論者祇以性惡非十二子為荀子詬不知性惡乃感時之激

論家君作戴筠帆侍御文集序曾發明之大旨謂性惡乃說當時之人篇中屢明言之

今人可證其云善者偽也偽與為同義為善即孔孟為仁求仁之學孔子言性相近孟子則言性善惟性相近而乃得為善也

荀子見當時之人多惡少善故以性惡為言而求其反惡而歸於善不能無待於人為此感時之激論非謂古今人性皆不善也

也準之聖言不能無差然聖門立言惟有子似夫子曾子亦最稱篤實外此若子夏子游子張皆不免有過不及之失而何疑

於荀子耶唐韓文公原道後人多所訾議明王陽明良知之學見斥於儒者尤眾而皆不得以正學之儒歸之蓋立言之難

如非十二子韓詩外傳止有十子昔人疑子思孟子乃李斯等

所附益且此亦第言其學之有異於孔而非議其人此雖小有

僻違究亦何害為大儒耶此外若管子弟子職與少儀相輔孫氏

同元日管子第五十九篇之弟子職漢時本別行故班固志藝文列在孝經類許君作說文解字鄭君注三禮皆引其文至唐

陸德明經典釋文孔穎達五經正義引用始云在管子書蓋後人羸入亦如夏小正之入大戴禮小余正之入孔叢子也恭冕案周秦諸子雜采古籍故管子有弟子職漢時弟子職自別有單行本如月令之比非謂管書本無而後人羸入也夏小正小余正亦戴德孔叢所采非後人羸入孫氏說疑非 呂氏春秋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

多古樂記之說 諸篇當采入漢樂經特今亡不可考耳孫君論讓云蔡中郎明堂月令論引樂記武王伐殷薦

俘馘於京太室其文見呂覽古樂篇是古樂為樂記逸篇也別錄樂記篇名無古樂以呂覽覈之當為逸樂記樂作篇文上

農任地辨土審時則古教耕之法賈子容經禮容語下立後義

則古禮家之說 傅職保傅連語輔佐勸學胎教禮篇已見大小戴記茲故不及 皆足以羽翼羣

經啟資來哲又呂書月令十二紀為漢儒集禮者所本涿郡高

誘為之注亦宜別出與鄭注小戴本並行 景鸞蔡中郎有月令章句是漢時月令有

單行本孫君論讓曰康成月令注所載今月令異文即說文淮南子注所引明堂月令與戴記文字小有異同是漢時月令有

單本別如是而古經略具治經之士庶以獲所續述云爾行之證

昏禮重別論序

古禮之存於經典多有彼此歧異前後殊軌賴有傳注及後儒者之所論難而其義始明故班生敘白虎通義鄭君駁五經異義凡以詳列師說互證得失同爲實事求是之學而已吾友儀徵劉伯山明經博綜經史凡立一義必洞悉古今同異之故聞劉鷺汀刺史掣精三禮與其師陳恭甫編修相似二君皆以言學締交明經習左氏春秋曾著先配後祖賈服義三篇謂大夫以上皆三月成昏據列女傳所載宋共伯姬齊孝孟姬事證之又以其說推之草蟲諸詩皆同此禮刺史則援士昏禮篇首無士字而曰昏禮下達刺史初說如此後從鄭氏以下達爲媒氏通言義似遜前又昏義郊特牲皆通說昏禮則自天子至大夫士皆當夕成昏無三月成昏之禮列女傳所載共伯姬孝孟姬皆記禮者之失反復辨論成昏禮重別論質之明經決其可否明經爲之平刺史更爲之對

皆各尊所聞侯相見時議之而明經遽歸道山明經之子恭甫
大令亦以雋才世其家學爰取先著引信其義又取刺史論對
臚列而詳辨之成昏禮重別論對駁議凡萬餘言援引賅洽雖
辨不爭以視世之黨同伐異好名競勝者侷乎其不可同年語

矣冕則謂明經所據列女傳必不可駁而昏禮所言下達實爲

大夫以下通行之禮

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與此言下達義同

故曰無大夫冠

禮而有其昏禮則知大夫亦是當夕成昏也至天子諸侯皆三

月廟見後成昏三月者所以致齋戒也

月令於仲夏仲冬皆言君子齋戒足知齋戒本

無定期非但如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矣

蓋爵愈貴則禮愈尊亦愈嚴故凡禮之近

人情者皆非其至者也鄭公子忽就昏於陳不俟歸國廟見而

卽成昏

諸侯世子命於天子其禮當視小國之君

故先配後祖陳鍼子譏之其後共

伯姬孝孟姬皆克守禮以行而列女傳亦卽特載其事則知當

時之諸侯多不循此禮矣昏義卽昏禮之義昏義郊特牲雜說昏制文皆完善不必疑其有闕佚也凡此與明經刺史說稍有異故因大令此編爲附著之大令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試更爲冕決之何如

劉先生嶽雲

劉嶽雲字佛青號震庵光緒丙戌進士官浙江紹興知府父元浩官六合訓導旌表孝子先生承族兄叔俛累世之傳又受業成心巢門下其著書以經證經不爲支離破碎於凡訓詁聲音天算地輿雜家技藝靡不切究著有光緒會計表四卷礦政輯略十六卷後編十六卷農曹案彙十六卷算學十三種二十卷格物中法二十四卷藹言一卷食舊德齋雜著若干卷賦鈔二

卷尊經書院講義二卷

參章梈撰墓志

雜著

跋續方言疏證

右續方言疏證沈與九先生所撰也先生名齡江都監生爲道咸閒宿儒遭亂稿本爲通州一宵人所得輾轉歸儀徵劉氏卽書中所稱劉先生毓崧家也是書采摭甚博亦無強經從我之習如是月邊也疏云何注在正月之幾盡是也邊卽盡也古所謂邊竟者亦盡之義說文云樂曲盡爲竟又竟之引申爲終儒行注竟終也是也又引申之爲窮廣雅竟窮也是也終窮皆盡也古人邊竟連舉是邊卽盡也楚人名園曰搏疏云周禮大司徒其民專而長注專園也由此推之則凡同聲者義無不通也青徐人言立曰偉疏云偉疑傳字轉寫之譌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注任猶傳也釋文傳側吏反猶立也疏云

東齊人物立地中為傳張耳傳莫敢傳刃公之腹中正義云東方人以物雷地中為傳皆與此云青徐人言立義合瓴甌疏云西漢以前不用甄祇用鑿說文鑿瓴適也一日未燒也是鑿為

未燒之甄甌為已燒之甄禮記疏云燒土為之是其證也潁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為笞疏曰古凡占聲字皆可云書寫如巾部

帖下云帛書署也竹為之則謂之管巾帛為之則謂之帖今人

用帖字亦謂書寫也嶽雲按估畢之估亦書寫之意秦謂陵阪曰阨疏云漢書

揚雄解嘲曰響若坻隕應劭云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

旁著岵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隕按仲遠誤也依說文則巴

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墻者曰氏氏岵聞數百里秦謂陵阪

曰阨其字則氏與阨不同其語言則秦與巴蜀不同且氏主謂

石故岵聲聞遠阨主謂土陵阪皆土阜也氏或譌作坻韋昭音

若是理之是不誤氐字或作坻音丁兮丁禮二反高唐賦臨大
氐之稽水是其正字也自仲遠合而一之古音十六十五部之
別亦淆矣並精核他如謂從軍之字有運聲引六證以明之據
說文繫傳引字書蒟藿一名莖莖與藿相似故玉篇集韻誤以
蒟藿爲莖而佐邵氏爾雅正義之說匡段注說文之失據說文
龍字下云尃龍詹諸也謂爾雅龍龍當作尃龍龍卽龍字重文
其後誤爲龍龍同字異文而誤也繼則改龍爲龍因形相似而
誤顧野王玉篇尙無龍字並裨益小學不淺我朝經術昌明方
聞綴學之士于六書雅故多所是正揚州故稱多儒者自王氏
阮氏提唱尤稱極盛予嘗謂凡一義而有數文一物而有數名
大半由于方言抑方言之不同尤多由于方音蓋五方氣稟有
剛柔清濁之殊因之言語有緩氣急氣

呂覽慎行注闕讀近鴻
緩氣言之淮南本經注

騰讀近殆緩氣原道注較讀人情性交易之交緩氣言乃得耳
地形注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又卷讀權衡之權急

氣言之汜論注軒讀近茸急察言之
說林注麟讀似鄰急氣言乃得之
緩舌急舌淮南修務注駢讀似質緩氣言

之者在舌頭乃得說山注麟
長言短言公羊莊二十八年傳注

讀近蘭急舌言之乃得也
之見伐者為主
橫口合唇踈口開唇釋名風兗豫司冀橫口合

讀伐短言之
唇推氣
閉口籠口淮南叔真注涿讀延祐曷閒急氣閉口言也

言之
之別以其音之不同而別擇一字以當之更或增制一字以實

之此方言所以日多也惟能通聲轉之源不以俗字入書不為

望文生訓而後于方言可以會通聲音訓詁一以貫之爾雅一

書凡某也之某皆雅言論語子所雅言謂雅也其所釋則閒有

正之言四方共解
方俗之殊言矣是方言者實爾雅之證佐然則先生之功豈獨

方言已哉是書能刻與否尙未可知爰揭其要而跋之

端臨弟子

苗先生之鋌

苗之鋌字劒銛號窠山寶應人諸生素博識經史而外百家之言靡不孳貫而一以宋五子爲宗少時讀鄉先進劉練江王白田朱止泉遺書卽慨然慕其爲人而於端臨尤所親炙端臨居鄉里不輕講學惟接見從子楚楨及先生輒娓娓不倦先生尤得其性理之傳性孝友邑大饑先生率家人食粗糲而獨以精鑿奉親嘉慶己卯與弟之鋌同赴省試弟病遽偕歸弟竟不起由是不與省試訓生徒諄諄以力行爲先嘗舉朱子小學近思錄及劉蕺山人譜示之曰此最切要舍此則無以爲人咸豐紀元邑令欲舉先生孝廉方正上書固辭

參成孺撰寶應儒林傳

端臨交游

朱先生筠

別爲大典二朱學案

盧先生文弼 別為抱經學案

王先生昶 別為蘭泉學案

戴先生震 別為東原學案

邵先生晉涵 別為南江學案

程先生晉芳 別見大興二朱學案

程先生瑤田 別為讓堂學案

任先生大椿 別見東原學案

段先生玉裁 別為懋堂學案

王先生念孫 別為石臞學案

汪先生中 別為容甫學案

錢先生塘 別見潛研學案

阮先生元 別為儀徵學案

讀書學案卷一百六

讀書學案卷一百六

滿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六終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七

天津徐世昌

鶴皋學案

鶴皋深於史學在史館最久所創纂諸書皆內檢黃冊外
譯舌人通曉源流衷諸史法又涉歷萬里博訪周咨匪止
獲諸紀載也衍其緒者星伯身齋爲最著述鶴皋學案

祁先生韻士

祁韻士字諧庭號鶴皋壽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編修擢中允
大考改戶部主事嘉慶初以郎中監督寶泉局局庫虧銅案發
戍伊犁未幾赦還卒於保定書院年六十五先生生而穎特善
屬文喜治史於疆域山川形勝古人爵里名氏靡不記覽既入
翰林充國史館纂修時創立蒙古王公表傳先生通覈立傳體

例計內札薩克四十九旗外札薩克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
札薩克圖汗賽音諾顏若青海若阿拉善若土爾扈特多至二
百餘旗以至西藏及回部均應立總傳分傳羌無故實文獻莫
徵雖有鈔送旗冊雜亂糾紛卽人名難卒讀無可作據乃悉發
大庫所藏紅本督閱搜稽凡有關於外藩事蹟者概爲檢出以
次覆閱詳校每於灰塵壅積中忽有所得如獲異聞積累旣久
端緒可尋於是按各部落條分縷析人立一傳必以見諸實錄
紅本者爲準又以西北一帶山川疆域必先明其地界方向乃
以皇輿全圖爲提綱其王公等源流支派則覈以理藩院所存
世譜訂正無訛如是者八年而書始成卽今著錄四庫之欽定
外藩蒙古部王公表傳也又著藩部要略十八卷先以年月日
編次條其歸附之先後叛服之始終封爵之次第以爲綱領蓋

傳仿史記而要略則仿通鑑焉及戊伊犁則創纂伊犁總統事
略厥後徐星伯再事纂修松文清以其書奏進賜名新疆事略
先生又別山川疆里爲西域釋地一卷西陲要略四卷條分件
繫考古證今簡而能覈外有萬里行程記己庚編書史輯要珥
筆集袖爽軒文集覆瓿詩集濛池行橐西陲百詠訪山隨筆

傳

參史

己庚編序

滇司之繁以漕漕爲國家廩祿之需歲輓數千百艘轉運北上
厥費不貲自運丁裝兌以至沿途盤撥抵通交倉支放俸餉旣
竣米石費至十三四金視民間糶糶之值不啻數倍過之然卒
不敢有議停運者則以京師爲四方會歸之區兵民商賈羣萃
而居胥賴是米流通以裕食用聖天子固不惜數百萬帑金爲

清信堂案卷一百零七
二
萬世計久遠耳然而漕爲弊藪久則其弊滋多己未庚申之歲
值清釐漕政之時內外言漕弊者踵相接每下議司農必命余
秉筆爲疏草茲編皆其疏草也彙之期便省覽兼紀時事焉

西陲要略自序

近年士大夫于役西陲率攜瑣談聞見錄等書爲枕中祕惜所
載不免附會失實有好奇誌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歷代史乘
皆無攷據又於開闢新疆之始末僅就傳聞耳食爲之演敘訛
舛尤多夫記載地理之書體裁近史貴乎簡要儻不足以信今
而證古是無益之書可以不作赤奮若之歲余奉謫濛池橐筆
自效緬思新疆周二萬餘里爲高宗純皇帝神武獨闢之區千
古未有余旣得親履其地多所周歷得自目覩而昔年備員史
職又嘗伏讀御製文集詩集及平定準噶爾回部方略二書故

於新疆舊事知之最詳頗堪自信適松湘浦先生駐節邊庭以伊江爲總統南北兩路之地親事丹鉛創爲事略十二卷已又奉有續輯同文志之命將彙送各城故實事蹟余獲總司校核參證見聞益覺信而有據爰就要者攷而錄之備存其略凡四卷並掇聞見錄諸書中之可信者證以所見纂爲二篇附載書後俾後之人知所折衷云

南北兩路疆域總敘

今之新疆卽古西域出肅州嘉峪關而西過安西州至哈密爲新疆門戶天山橫矗其間南北兩路從此而分由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曰土魯番曰喀喇沙爾曰庫車曰阿克蘇曰烏什曰葉爾羌曰和闐曰英吉沙爾曰喀什噶爾是爲南路由哈密踰天山之北迤邐由北而西曰巴里坤曰古城曰烏魯木

齊曰庫爾喀喇烏蘇曰塔爾巴哈台曰伊犁是爲北路漢書西域傳所載南道北道皆在天山以南今之所謂南路北路則合天山南北而中分之總屬於伊犁全境之地東界安西州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蒙古北界科布多西北界哈薩克部西南界布魯特及霍罕安集延等部南界西藏東南界青海蒙古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周圍二萬餘里就其相距道里計之自伊犁惠遠城東北行一千五百餘里至塔爾巴哈台城又東北七百餘里與科布多以額爾齊斯河爲界伊犁自北而西及塔爾巴哈台東北一帶皆哈薩克游牧伊犁西南一帶邊外皆布魯特游牧自伊犁惠遠城東行一千餘里至庫爾喀喇烏蘇城又東經綏來昌吉二縣行八百餘里至烏魯木齊城卽迪化州俗呼爲紅廟子者也自烏魯木齊東南越博克達山通土

魯番五百餘里自烏魯木齊東行經阜康縣行四百餘里至古城又東經奇台縣行七百餘里至巴里坤城有鎮西府及宜禾縣在焉南卽天山極高峻路經天山行三百餘里抵哈密城此北路之疆域也自伊犁惠遠城南越穆蘇爾達巴罕至阿克蘇一千餘里由阿克蘇西北二百餘里至烏什由烏什而西經樹窩子草地行七百餘里直達喀什噶爾城乃捷徑布魯特游牧於此凡伊犁西南及阿克蘇烏什西北一帶皆布魯特游牧卽所謂東布魯特是也自阿克蘇由南而西一千四百餘里至葉爾羌城自葉爾羌西北五百九十餘里至喀什噶爾城中有英吉沙爾城其巴達克山回部距英吉沙爾西南烏魯克卡倫一千七百餘里喀什噶爾所屬卡倫以外與布魯特游牧連界卽所謂西布魯特是也外通安集延及霍罕諸部落又自葉爾羌

東南行七百餘里至和闐城迤南沙磧戈壁或雪嶠連岡路不復通自葉爾羌東南出庫車雅爾卡倫經和闐西南行月餘可達西藏沿途山徑狹隘兼多煙瘴路極難行詢之克什米爾及安集延喀齊商回言由西藏西北拉達克之地往復貿易有至葉爾羌者先年準噶爾台吉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將大策凌敦多卜擾藏曾由此路云自阿克蘇東北行七百餘里至庫車城庫車西南一帶界阿克蘇和闐西北至伊犁一千七百餘里庫車東南皆沮洳草澤人馬難行自庫車東北行九百餘里至喀喇沙爾城由城西北經著勒土斯河至納喇特達巴罕四百八十里接伊犁東南界喀喇沙爾東南一帶或沙磧戈壁或湖灘泥淖人馬難行自喀喇沙爾東北行九百餘里至土魯番東南經闢展同城約五百餘里至羅卜諾爾卽古蒲昌海也又東南

多戈壁大山界連青海西北界連烏魯木齊自土魯番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抵哈密城此南路之疆域也由哈密南至南湖三十里外俱戈壁北與巴里坤宜禾縣連界東至嘉峪關一千五百餘里其嘉峪關外赤斤湖地方南行百餘里至庫克拖羅垓卽青頭山路通青海凡關外赴藏熬茶之蒙古人等經行此路焉

南北兩路山水總敘

新疆境內之山發脈於蔥嶺自西而東天山最大卽漢書所謂祁連山山之陽爲土魯番哈密山之陰爲巴里坤然跨越數千里重巖疊嶂隨地異名最著者在北路若伊犁之額琳哈畢爾罕塔爾巴哈台之楚呼楚烏魯木齊之博克達在南路若喀什噶爾之玉斯圖阿爾圖什葉爾羌之密爾迪和闐之桑谷樹雅

烏什之貢古魯克阿克蘇之穆蘇爾達巴罕喀喇沙爾之博爾圖達巴罕皆其分支盛夏積雪不消俗概以雪山呼之新疆諸水分流異趨南路之水皆東流出自南北山中若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葉爾羌之玉河和闐之哈喇喀什玉隴喀什二河烏什之瑚什奇阿克蘇之渾巴什庫車之渭干喀喇沙爾之開都悉東匯於土魯番之羅卜淖爾凡南北山積雪融化之水皆入之齋淪渟瀋伏流地中卽古蒲昌海也北路之水若伊犁諸河多西流塔爾巴哈台之額爾齊斯諸河多東流烏魯木齊之瑪納斯諸河多北流或歸入淖爾或流經葦湖或伏入沙磧以及雪融會合之水甚多蓋嘗一一詳攷之

伊犁駐兵書始

新疆滿洲綠營官兵分布南北兩路有駐防換防之分駐防者

攜眷之兵永遠駐守惟伊犁及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滿洲綠營皆然土魯番滿營兵亦如之北路之塔爾巴哈台滿兵則自伊犁調撥南路之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烏什阿克蘇滿兵則自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調撥其綠營兵則自內地調撥皆輪班更替非常駐者也伊犁地極西徼又爲將軍帥庭故較之烏魯木齊駐兵尤多有滿洲蒙古八旗兵有綠營屯兵有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等兵環衛森嚴所以靖邊圉而資控馭最爲整肅溯其始駐之年惠遠城滿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由熱河涼州莊浪移駐惠寧城滿營始自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由西安移駐錫伯營始自乾隆三十年由盛京移駐索倫達虎爾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黑龍江移駐察哈爾營始自乾隆二十九年由張家口外移駐厄魯特有自乾

清傳 卷一百零一
九

隆二十九年由熱河移駐者爲達什達瓦厄魯特達什達瓦者
準噶爾台吉小策零敦多卜之子爲其汗喇嘛達爾札所殺屬
眾投誠安插熱河事在準噶爾未滅之前有自準噶爾旣滅於
乾隆二十五年以後陸續招撫並由哈薩克布魯特投出者又
有沙畢納爾人等於乾隆三十六年隨土爾扈特歸順安插伊
犁者此外綠營屯兵則自乾隆二十五年以後三十五年以前
由陝甘兩省陸續移駐至四十三年始改爲攜眷此各營官兵
先後駐防之大略也

伊犁興屯書始

新疆各城屯田有兵屯有回屯有戶屯而無旗屯惟伊犁皆有
之兵屯者綠營兵丁之屯回屯者回民之屯皆創自乾隆二十
五年時初設兵駐守高宗純皇帝以武定功成農政宜舉特命

參贊大臣阿桂專理屯田由阿克蘇率滿洲索倫驍騎五百名
綠營兵百名回子三百名越穆蘇爾達巴罕至伊犁鎮守辦事
搜捕瑪哈沁招撫潰散之厄魯特卽以綠營兵築城回子乘時
興屯開渠灌溉是爲伊犁屯田之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陸
續由內地增調屯田兵至二千五百名五年更替以五百名差
操二千名屯種四十三年將軍伊勒圖奏准改爲攜眷定額三
千名以一千二百名差操一千八百名屯種分爲十八屯仍視
倉儲之多寡隨時增減屯種此兵屯也回屯自阿克蘇原帶回
子三百名於伊犁河南海努克之地分撥墾種次年調取伯克
並由烏什葉爾羌和闐哈密土魯番等處陸續增調回子至三
十三年共有六千三百八十三戶內除彥齊回子
彥齊者隨伯克品級給與
服役之回子三百二十三戶種地所收之麥爲大小伯克及挖鐵回

子六十戶養贍口糧外奏定種地回子六千戶分爲九屯於固爾札建寧遠城居之設阿奇木伯克管轄此回屯也戶屯者商民之屯創自乾隆三十七年將軍舒赫德奏明客民莊世福等四十八戶以無礙屯工之隙地請撥令開墾卽於本年陞科永爲土著此戶屯也以上兵回戶屯等項行之有年其來已久惟旗屯一項則前此所未有至嘉慶七年而始興先是乾隆二十九年奉高宗純皇帝諭旨伊犁田土肥潤如敷多人耕作莫若令滿洲官兵分種旣得勤於力農而於養贍家口喂養馬匹均屬有益著查明地畝俟滿兵到齊後酌量分給耕種其時將軍明瑞覆奏以附近伊犁二百里以內可種之地甚多俟官兵到齊再爲妥議辦理嗣於回屯之東開築新渠因地勢較高未就而罷三十七年又設法引水爲土爾扈特屯田不一二年亦罷

迨乾隆五十年五十五年疊奉諭旨駐防官兵生齒日繁而國家經費有常伊犁地廣田肥著分給官兵地畝個人耕種用資生計歷任將軍皆以灌溉之水未及籌辦嘉慶七年將軍松筠相度地形親爲履勘始得導水要領奏明於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濬大渠一道逶迤數十里引用河水灌田又於城西北草湖中覓得泉水設法疏濬築堤岸開支渠引溉旗屯地畝又於城東北就渠畔擇可種善地分授惠遠城官兵播種而以前此綠營裁撤之屯授惠寧城八旗官兵均令閒散餘丁代耕並雇人佃種永爲世業得旨允行嗣又濬大渠一道與前所濬渠同名通惠渠並於其東阿奇烏蘇地方濬大渠引丕里沁山泉之水灌田數萬畝此又旗屯之所由始也

土爾扈特源流

土爾扈特舊爲四衛拉特之一徙居俄羅斯境其俗重黃教置
鄂拓克設宰桑悉同準噶爾乾隆三十六年其汗渥巴錫等率
全部來歸受封爵先是康熙年間有阿玉奇汗名最著慕天朝
威德曾通貢聖祖仁皇帝遣侍讀圖麗琛等假道鄂羅斯往宣
諭而俄羅斯故爲紆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圖麗琛
有異域風土記紀其事阿玉奇之父曰棚楚克其祖曰書庫爾
岱青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甘和鄂爾勒克其
高祖之父曰貝果鄂爾勒克以上世遠無可攷自貝果鄂爾勒
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卽書庫爾
岱青餘三無子其二有子孫皆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
人絕嗣者二其一卽棚楚克是爲汗渥巴錫之曾祖其一曰那
木策楞是爲郡王巴木巴爾之曾祖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

無嗣其一曰袞扎布是爲親王策伯克多爾濟之曾祖其先世之徙俄羅斯也蓋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始其時四衛拉特各自爲汗無所統屬和鄂爾勒克與準噶爾巴圖魯渾台吉不睦率子書庫爾岱青等北徙俄羅斯屯牧額濟勒河倚騰吉思巨澤所居地曰瑪努托海時阿玉奇尙在襁褓以巴圖魯渾台吉乃其外祖被留不遣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還至準噶爾始索阿玉奇以歸其額濟勒之境北界俄羅斯南界哈薩克東界哈喇哈爾榜西界圖里雅斯科以鄰牧互市皮馬俄羅斯嘗與雪西洋及西費雅斯科戰士爾扈特以兵助之厥後稍就弱俄羅斯因稱爲己屬然本附之非降之也迨渥巴錫之父敦羅布時俄羅斯益征調師旅不息繼復徵子人質不堪其虐而俄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比故渥巴錫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

部歸順中國以息肩焉其遠族有舍稜者曾以計誘害我副都
統唐喀祿懼誅逃往額濟勒至是亦隨渥巴錫來歸以乾隆三
十五年冬自額濟勒啟行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淖爾戈壁於
次年六月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餘里本有
戶三萬三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及抵伊犁僅存其半且
皆饑餒狀甚憊高宗純皇帝鑒其歸順之誠撫而納之且爲贍
其生所以優恤之者無微不至事具御製記中甚詳封汗一曰
渥巴錫親王一曰策伯克多爾濟郡王二曰巴木巴爾曰舍稜
貝勒二曰默們圖曰恭格貝子三曰沙喇扣肯曰旺丹色布騰
曰雅蘭丕勒輔國公一曰拜濟呼札薩克台吉四曰達木拜曰
德爾德什曰札爾桑曰諾海餘皆以次遞授爵秩有差渥巴錫
同族設十扎薩克爲烏訥恩蘇珠克圖盟稱舊土爾扈特舍稜

族設兩扎薩克爲青色特啟勒圖盟稱新土爾扈特恭格雅蘭
丕勒諾海本和碩特族其先亦徙俄羅斯今偕渥巴錫來歸其
同族設四扎薩克爲巴圖色特啟勒圖盟游牧之地共分五處
其分駐喀喇沙爾之著勒土斯地方者爲土爾扈特汗渥巴錫
和碩特貝勒恭格等部眾游牧東南界喀喇沙爾城西北界伊
犁之納喇特達巴罕東北界烏魯木齊南山西南界阿克蘇庫
車其分駐伊犁之東精河地方者爲土爾扈特貝勒默們圖等
部眾游牧東界精河城南界伊犁圍場喀什山陰西北與伊犁
屬之察哈爾游牧連界其分駐庫爾喀喇烏蘇之濟爾哈朗地
方者爲土爾扈特郡王巴木巴爾等部眾游牧東與瑪納斯卽
綏來縣西界接壤北與塔爾巴哈台之沙喇布拉克地方連界
南界奎屯溝西界托多克軍台其分駐塔爾巴哈台之和博克

清信通考卷一百零七
薩里地方者爲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等部眾游牧西
南與彼處所屬之察哈爾厄魯特連界西北與哈薩克連界東
南皆戈壁荒山東北界噶札勒巴什淖爾與科布多之烏梁海
接壤此四游牧卽所謂舊土爾扈特及和碩特皆屬伊犁將軍
統轄者也其新土爾扈特游牧則分駐科布多所屬阿勒台地
方隸科布多參贊大臣專轄此外有杜爾伯特布汗王貝勒貝
子公台吉凡十四扎薩克游牧烏蘭固木又輝特兩扎薩克台
吉均隸科布多以其皆爲四衛拉特之遺故併敘之

哈薩克源流

向傳哈薩克爲古大宛國非也漢書言大宛有城郭而今哈薩
克則隨畜徙牧與大宛異俗且距伊犁西北二面伊犁爲烏孫
故地證以漢書所言烏孫西北與康居接之文則哈薩克當卽

古康居國詳見高宗純皇帝御製集中其部有三曰左部曰右部曰西部其實東中西耳距京師萬餘里向爲準噶爾所阻未通聲教乾隆二十二年大軍追勦叛賊阿睦爾撒納直入其境哈薩克謀擒之以獻其左部汗阿布賚稱臣內屬受封爵尋遣使扎噶喇等入貢是年秋參贊大臣富德率兵追捕準夷餘黨哈薩克錫拉至右部境會其與塔什罕部構釁互攻方背水決勝因遣侍衛蒙古爾岱單騎入其陣宣諭威德哈薩克稽顙聽命而塔什罕回目亦悔悟息爭右部汗阿布勒比斯卽日遣使入貢其書略曰右部與左部阿布賚同爲雄長今得均隸臣僕請陪左部自效語極眞摯使至均賜宴優賚遣歸二十四年阿布賚遣其從子俄羅斯蘇爾統入覲蘇爾統者其汗近族之貴稱猶準噶爾所謂台吉也二十五年復遣從子都勒特赫勒蘇

爾統入覲上慮其道遠不能急馳傳諭緩程而行於十月初旬至熱河而蘇爾統以九月三日自烏里雅蘇台啟行月之十八已抵波羅河屯奏言途中驛騎餼糧極蒙優恤不致跋涉之勞急欲瞻覲天顏以抒誠悃上優獎之其同來之陪臣鄂莫爾色楞伯特爾皆乞留充宿衛命爲乾清門侍衛二十八年西哈薩克啟齊玉蘇部之努喇麗汗巴圖爾汗烏爾根齊部之哈雅布汗同遣使奉表貢賜賚如左右二部例三十四年阿布賚遣子幹里蘇爾統等阿布勒比斯遣子卓勒齊等先後入覲宴賚有加四十七年阿布賚卒上念哈薩克誠心歸順歷久益虔卽封阿布賚之子幹里爲汗尋遣其弟沙海蘇爾統來謝恩阿布勒比斯亦遣子噶岱入覲並賜宴賚嗣西部努喇麗汗遣子阿布賴蘇爾統來貢卒於途陪臣哈喇托霍代至亦預宴賚蓋自哈

薩克向化輸誠以來備極恭順朝貢至今不絕云所部本回種而游牧散處無屋宇定居其屬雖設鄂托克以頭目領之然攘竊成風漫無約束卽其汗亦不能禁止風俗大抵與回人相似惟不知禮拜諷經之事宴會以牛羊馬駝爲饌馬湏爲酒以衣多爲華美其附近伊犁塔爾巴哈台一帶游牧者往往潛入卡倫竊馬必嚴緝懲治之每遇冬季邊外雪大許其附近卡倫牧放牲畜暫爲度冬每馬百匹例收租馬一匹每年夏秋其台吉頭目等各率所屬分運牛羊馬匹並由安集延所販氈片牛皮等物至伊犁貿易以綢緞布疋償之塔爾巴哈台亦然其初來之時各卡倫官兵查明稟報始准放入及貿易則另派官兵照料台吉頭日照例筵宴此撫馭之大略也

布魯特源流

布魯特在伊犁西南邊外有東西二部其游牧阿克蘇烏什西北及伊犁西南者爲東布魯特游牧喀什噶爾北與西及葉爾羌西南者爲西布魯特環繞近邊之地逐水草而居與外番安集延霍罕諸部接壤按漢書休循國出蔥嶺西捐毒國與蔥嶺屬西北皆當大宛大宛有城郭土著休循捐毒皆塞種無城郭今安集延卽古大宛城郭居而布魯特密邇與鄰無城郭當卽所謂休循捐毒二國者是又唐書西域傳大小勃律王其地直土魯番西去長安八千里以方域攷之亦卽今布魯特之地詳見高宗純皇帝御製集中布魯特向爲回部別族與中土聲教不通乾隆二十三年大軍討逆回布喇呢敦霍集占將軍兆惠以搜捕伊犁餘孽旋師會勦道經布魯特界其酋長圖魯起拜等遮道自陳言向爲厄魯特所阻外王化今西域蕩平所部人

眾咸願內屬乞遣大首領赴闕輸款事聞上以布魯特本遐荒
殊域並未脅以兵威又非馭以智術茲望風歸附納款稱臣情
詞甚爲諄懇特允其遣使入覲用抒向化之忱比使至優加宴
賚上復念其部畜牧爲生非若回人之習耕作盡地利雖經慕
化歸誠祇令職貢效忱免其納賦布魯特感聖恩厚亟圖報偵
知霍集占被圍葉爾羌布喇呢敦自喀什噶爾往援乃以兵襲
其後劫掠屬邑爲我軍應布喇呢敦懼不敢進及霍集占等敗
竄布魯特兵猶攻喀什噶爾之布喇村檄以逆賊兄弟已遁葉
爾羌喀什噶爾皆底定乃止尋大軍追賊至阿爾楚爾破其伏
斬馘千餘是時布魯特皆隨軍爲嚮導三十年烏什逆回賴黑
木圖拉糾眾叛恐大軍追勦不克抗潛遣其黨巴布敦偕安集
延貿易回人齎書幣閒道赴霍罕乞援且通安集延道出布魯

清信堂卷一百零一
三
特揚言諸回城皆叛爲煽惑計適伯克噶岱默特遣屬赴布魯特額爾格訥薩爾巴噶什諸鄂拓克告言自烏什外他城悉安堵布魯特比齊里克齊乃誘巴布敦擒之遣其弟喀爾們縛獻喀什噶爾伏法賊自是窘卒就誅滅布魯特俗重牲畜與哈薩克略同其部落沿邊散處凡十有七大首領稱爲比猶回部阿奇木伯克也比以下有阿哈拉克齊大小頭目皆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奏放給以翎頂二品至七品有差每歲遣人進馬酌資綢緞羊隻商回以牲畜皮張貿易至者稅減內地商民三分之一其游牧之地有近伊犁界者間歲將軍遣領隊大臣親往巡查一次至常年稽察約束則歸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專轄

西域釋地

古之西域今爲新疆伊犁其總匯之區也出嘉峪關由安西州

西行千五百一十里至哈密爲新疆門戶天山自西來橫矗其
閒南北兩路從茲而分自哈密循天山之南迤邐西南行千三
百里至土魯番又八百七十里至喀喇沙爾又九百五十里至
庫車又七百三十里至阿克蘇其西北二百里至烏什西南千
三百五十五里至葉爾羌其東南七百七十里至和闐西二百
九十里至英吉沙爾又西北二百一十里至喀什噶爾而極是
爲南路自哈密踰天山之北迤邐西北行三百二十五里至巴
里坤又七百二十里至古城又四百五十里至烏魯木齊又八
百三十里至庫爾喀喇烏蘇其北七百六十里至塔爾巴哈台
西一千九十里至伊犁而極是爲北路攷漢書西域傳所載南
道北道皆在天山迤南今之所謂南北路乃合天山迤北而中
分之兩路雖分皆稱新疆總屬於伊犁東西相距凡七千餘里

南北三千餘里周圍二萬餘里東界安西州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北界科布多西北界哈薩克西南界布魯特及霍罕安集延南界西藏東南界青海此全境之大略也先是北路之地爲準噶爾所據南路之地爲回部所據國初哈密卽內屬土魯番亦奉表貢餘部尙未臣服準噶爾有渾台吉噶爾丹者其先本元之臣僕稱衛拉特卽今額魯特其部有四曰綽羅斯是爲準噶爾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後以輝特代之準噶爾世爲四衛拉特部長傳至噶爾丹恃其強虐鄰部擾及喀爾喀康熙三十五年聖祖仁皇帝親臨朔漠授大將軍費揚古方略大破之於昭莫多噶爾丹走死其姪策妄阿喇布坦懼獻噶爾丹尸及女鍾濟海班師還策妄阿喇布坦旣代噶爾丹爲渾台吉漸驕橫以計襲哈密入西藏我軍擊走之策妄阿喇布

坦死子噶爾丹策凌嗣性尤狡每伺侵喀爾喀雍正十年額駙
超勇親王策稜奉命率軍進討大敗之於額爾德尼昭以其乞
和乃罷兵當是時準噶爾據有天山南北地逼役諸回供貢賦
取給號富強我軍留屯巴里坤及土魯番屢有偏師告捷然未
及掃穴犁庭也旣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
殘暴庶兄喇嘛達爾札篡之其族達瓦齊又篡喇嘛達爾札而
自立酗虐滋甚所屬不堪命內亂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率眾內
附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亦降具言準噶爾將亡狀乞進兵
爲嚮導甚力高宗純皇帝以降眾日集錯處喀爾喀邊境非久
計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安集之且準噶爾人民陷水火宜拯乃
定議出師時乾隆十有九年也明年將軍班第等統師進勦所
過單食壺漿迎師恐後師以二月啟行五月直抵其幕庭卽今

伊犁也達瓦齊敗遁旋就擒準噶爾平回部諸城聞之相率乞降未幾阿睦爾撒納以覬爲渾台吉弗遂煽眾宰桑喇嘛等作亂師再進二十二年伊犁始定初回首有大小和卓木兄弟二人兄曰布喇呢敦弟曰霍集占世居葉爾羌自其父瑪哈墨特爲準噶爾所忌誘執之禁諸阿巴噶斯瑪哈墨特死二子仍被禁有年伊犁旣平釋令還故土不意其糾眾叛諸回應之大軍還擊霍集占兄弟抗拒繼乃克庫車徇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破葉爾羌喀什噶爾諸城以次降賊窮蹙西遁布喇呢敦死於道霍集占竄巴達克山部爲其汗素勒坦沙所戮以尸獻二十四年回部平蓋自興師以來前後凡五載叛黨悉就殲滅南北兩路肅清新疆底定皆賴宸謨廣運廟算丕昭闢從來未闢之土竟兩朝未竟之緒聖德神功超越千古爰是築城堡畫疆圻

開兵屯設將軍及都統參贊辦事領隊各大臣鎮撫其地安輯其民制度大備與內地郡縣無異實千古所未有也攷歷代史所稱中國號令班於西域者莫如漢唐都護校尉兼置都督節度遞設紀載綦詳矣由今攷之三十六國叛服靡常安西四鎮興革屢易大抵羈縻勿絕非能式廓版圖元代起自和林削平西北幅員最廣然角端之見印度海水之淺欽察史臣夸大之詞祇述兵威所極雖云達嚕噶齊設官監治於久遠奠定之謀未審焉孰若我國家建不拔之基規模宏遠若此允宜垂諸方冊昭示來茲者矣

昔人言天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所起卽水源所出顧崑崙究在何地其距中國道里遠近史冊所載言人人殊就今新疆之山攷之皆發脈於蔥嶺起西南趨東北蜿蜒內向表延數千里

瓦南北兩路之中疑古所謂崑崙者與今蔥嶺相近然自張騫鑿空史遷已有烏睹崑崙之說降及近代益無可攷茲不具論論其可據者大抵新疆境內諸山東以天山爲主西以蔥嶺爲宗蔥嶺者葉爾羌西南之大雪山回人呼爲塔爾塔什達巴罕者也山脈起蔥嶺分爲二支其一南折而東越和闐通青海還抱安肅甘涼之境爲南祁連漢書所謂南山者是其一西折而北越喀什噶爾通伊犁烏什阿克蘇直趨土魯番哈密爲北祁連漢書所謂北山者是祁連卽天字之切音山之陽爲土魯番哈密山之陰爲巴里坤其迤西諸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其最著者在北路則有伊犁之額琳哈畢爾罕塔爾巴哈台之楚呼楚烏魯木齊之博克達在南路則有喀什噶爾之玉斯圖阿爾圖什葉爾羌之密爾岱和闐之桑谷樹雅烏什之貢古魯克

阿克蘇之穆蘇爾達巴罕喀喇沙爾之博爾圖達巴罕重巖疊嶂所在不一類多積雪俗概以雪山呼之雖隨地異名實蔥嶺一脈所分也就新疆之水言之南北兩路河流異趨與山之共爲一脈者不同大抵南路之水皆東流出自南北山中最著者若喀什噶爾之烏蘭烏蘇葉爾羌之塔里木和闐之哈喇喀什玉隴喀什哈琅圭塔克烏什之瑚什奇阿克蘇之渾巴什庫車之渭干喀喇沙爾之開都其下流皆東匯於土魯番之羅卜諾爾又南北兩山積雪融化之水亦入之齋淪渟蓄伏流地中卽古所謂蒲昌海一名鹽澤也北路之水在伊犁者如伊犁薩瑪爾諸河多西流在塔爾巴哈台者如額爾齊斯諸河多東流在烏魯木齊者如瑪納斯諸河多北流或注諾爾或歸葦湖或伏沙磧以及雪融會合之水不可勝紀語云山本同而末異水本

異而未同其說諒矣或疑史載西域山川多與今不合謂由元
太祖平西域盡易前代地名以蒙古語於是皆不可攷不知名
目雖更山水猶昔鄭樵云郡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設非
撫有其疆域奚由詳攷其山川國朝自戡定新疆以來南北兩
路山水按之圖籍證所見聞莫不瞭然可稽

附錄

先生年十九館於靜樂李氏李氏多藏書書樓十餘楹且弄善

本先生寢饋凡五稔益博洽

程恩澤撰
神道碑

先生性耿介不與時爲俯仰同時朱文正阿文成王文端紀文
達諸公皆器重之戴文端那文毅松文清尤服其才識有大事

必咨斷焉

史傳

先生充寶泉局監督故事交卸憑冊籍不盤盤有期先生不及

盤期而案發故得罪及赦還一以著書授經爲事

同上

張烏齋曰西域釋地一卷祁鶴皋先生謫戍時所著書之一也
天山南北疆域山川條分件繫攷古證今簡而核矣至喀什噶
爾烏什庫車之譯名與欽定新疆識略不同者先生成書在丁
卯戊辰閒傳聞異詞早登簡札非誤也巴顏喀喇山之卽古崑
崙也欽定河源紀略有定論矣先生以非所親歷略之而於蔥
嶺之南北兩支星宿海之潛源重發則縷擘焉昔人爲輿地之

學者每云目驗得之先生亦猶是義爾

西域釋地
張穆序

李申耆曰涑父學使視學江左行轅在江陰而兆洛忝主講席
因進見叩鶴皋先生諸書學使因以西陲要略西域釋地見賜
而曰藩部要略尙未刻也兆洛因請而讀之先生此書於皇朝
數百年以來所以綏養藩服者無不綜具其緣起悉載著列聖

恩德之所由隆明威之所以界恍然造化之亨毒皇極之相協
如讀邃皇之書睹鴻蒙開闢之規模焉烏可不令承學之士聞
所未聞見所未見了然於天人之故哉

養一齋文集

鶴皋家學

祁先生篤藻

祁篤藻字叔穎鶴皋子學者稱春圃先生嘉慶甲戌進士改庶
吉士散館授編修入直南書房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充軍機大
臣秉軸七年門無雜賓不通賄賂後以年老乞休文宗登極命
在弘德殿授讀先後典試及視學凡六次五主禮闈得士幾徧
天下其爲學好許氏書視學江蘇獲景宋鈔本說文繫傳亟付
梓於是小徐書始行於世一時如王棻友苗先麓輩精研訓詁
聲韻皆先生提倡之力也咸豐初日召見便殿詢用入行政之

道輒敷陳經史動逾晷刻同治初嘗疏陳近來考試詞章之學
尙多根柢之學甚少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通經之學義理與
訓詁不可偏重漢儒許慎說文解字鄭康成詩禮箋注各有師
承羽翼經傳厥功甚鉅歷代名臣碩彥由此其選至宋周程張
朱數大儒因注疏以闡明義理學術人心允足範圍後世此大
學正心誠意之功必本於格物致知也後學不察往往以訓詁
專屬漢唐諸儒以義理專屬宋儒遂使聖門四科畫分界限竊
謂經術之士知之者希亟應先爲表彰俾士氣文風有所矜式
後五年沒於京邸年七十有四諡文端平生清介凝重雅負時
望篤於故舊每卹其後人刻其遺書程春海侍郎諸公著作先
後助之刊行所自撰者有履齋亭集四十四卷子世長字子禾
咸豐庚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至工部尙書諡文恪少承

家學又與張石州苗先麓諸人游學有本原屢掌文衡立朝持

正世稱清德云

參史傳
家傳

鶴皋交游

孔先生廣森

別爲稟軒學案

馮先生敏昌

別見蘇齋學案

邵先生晉涵

別爲南江學案

孫先生星衍

別爲淵如學案

洪先生亮吉

別爲北江學案

孫先生希旦

孫希旦字紹周號敬軒瑞安人幼穎異讀書三四過卽成誦乾隆壬午舉人已丑會試挑取中正榜用中書四庫全書館開爲分校官戊戌成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充武英殿分校官國史

三通館纂修官初修四庫書于文襄敏中爲總裁以王應麟玉海徵引繁博俾先生專任校勘又屬先生釐定契丹國志大金國志書成高宗以爲善勅部議敘其爲學務在博覽自天文地輿厯算卜筮之書無所不研究其於諸經尤深於三禮辛卯以後始專治小戴注說有未當輒以己意爲之詁釋謂之注疏駁誤己亥居憂乃益取宋元以來諸家之書推廣其說爲集解六十一卷其大指在博參眾說以明古義而不爲詭詞曲論常自言讀禮經當如目親見之而身親行之其著書之旨蓋可見矣他著有尙書顧命解一卷求放心齋詩文集若干卷甲辰卒年

四十有九

參孫衣言
撰行狀

郭先生在達

郭在達字可之號謙齋介休人乾隆庚子進士官檢討改刑部

清儒學案卷一百零七
主事升禮部郎中在史館時與鶴皋同纂蒙古王公表傳先是
武進管松崖纂傳數篇不久離館稽文恭爲總裁知鶴皋諳習
清文遂令接纂八年始成鶴皋謂與其同修此書者惟可之一

人耳

參鶴皋自
訂年譜

春圃交游

苗先生夔

苗夔字先麓肅寧人幼卽嗜六書形聲之學讀說文若有夙悟
已又得音學五書慕之彌篤年二十餘已有簞述道光辛卯舉
優貢生高郵王氏父子聞其說以禮先之遂與暢論音學源流
由是譽望日隆先生以爲許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
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爲說文聲訂二卷又以顧氏所立古
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旣雜西音不應別

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彙括羣經之韻爲說文聲讀表七卷又以古音點定說文建首五百四十字爲說文建首字讀一卷詩自鄭箋而後不能專主古音然有未盡改者乃采戚氏之漢學諧聲詩經正讀無錫安氏之均徵爲毛詩韻訂十卷春圃先生視學江蘇致之幕下及還京師乃醵金刻之他著有說文聲讀考集韻經存韻補正經韻鉤沈廣籀諸書未見刊行先生雖處困約而與張石洲何願船陳頌南何子貞曾滌生諸先生往覆辨論有以自怡咸豐七年卒年七十有五遺命葬書叢中其子乃擇書之尤嗜者

納棺中殉焉

參史傳 曾國藩撰墓志銘

按王灝輯刻畿輔叢書有戈麻古韻考卷中不著撰人目

中題曰苗夔補注其文與雲南吳樹聲鼎堂之作畢同鼎

堂與先生同時而少後傳誌並無先生爲此書補注之說
疑畿輔叢書考之未審也

說文聲讀表敘

昔虞戲一畫開天苞符洩焉皇頡造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蓋取諸夬夬者決也剛決柔也又夬者訣也書有讀法祕訣也
使當年無此將官何以治而民何以察也唐虞聲教四訖周監
二代穢穢乎文宣王時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文不厭繁縛字
皆有聲而讀法之訣露矣秦焚詩書斯文將喪李斯改大篆爲
小篆字多省聲下杜程邈隸書出焉然秦之黔首皆周遺黎民
也故先秦之書字少異讀西漢宣帝召能通倉頡讀者張敞杜
業秦近爰禮孝平帝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以禮
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份份稱極盛焉東

漢明帝永平八年佛法入中國始有以西音亂聖人之雅樂者
太尉南閣祭酒許君叔重有憂之博訪通人師事賈逵作說文
解字十四篇意以諧聲一門爲經韻楮柱誠有功聖道萬世不
刊之典也惜魏世反語大行而聲讀之法亡矣宋周續之雷次
宗同受詩義於慧遠法師捨絳帳之臯比仰緇流之衣盃佞佛
成風通儒無地當時經學之無人可知詩亡樂亡汝南周彥倫
等之韻學出焉隨俗趨時荒經蔑古唐混一區宇陸德明生於
陳代其所著經典釋文時讀在前正音在後亦飲水忘源而承
流莫辨也宋大小徐音學極疏不能藉說文以存經韻至鄭庠
古音辯吳棫韻補皆苦經韻難讀寤周孔自有周孔之韻則非
近世之所謂韻而始費此鉤稽也明三山陳第毛詩古音攷力
辨叶韻之非崑山顧炎武本之爲詩本音復作古音表爲十部

其後婺源江永十三部東原戴震十六部金壇段玉裁十七部
曲阜孔廣森十八部高郵王念孫歙縣江有誥之各二十一部
皆費盡畢生精力力復周孔經韻始稍得其梗概就中而定一
尊則顧氏猶近之嘉慶乙丑余以經解詩賦受知於陳荔峯師
師勉以河閒毛詩卽韻書之祖亦詩之原而樂之宗也丙寅得
顧氏音學五書讀之復得大興朱學士筠重刊說文敘謂近日
顧氏炎武修紹絕業學者所宗丁卯授徒課毛詩悉遵詩本音
獨於斯干末章之禘立息末章之祁歎爲本節聲韻砥柱小弁
首章巧言末章竝以斯字領韻更無忽然改韻之理顧氏分戈
麻別爲一部之說心覺未安後見說文禘之爲言微也春秋說
題辭作麻之爲言微也漢儒訓詁義兼聲旣以微字釋禘與麻
知古人讀麻從禘必在支齊部矣說文戈從弋一今本一下無

聲字必傳鈔者以今韻而刪之也唐僧元應一切經音義一書
細玩味之知戈麻本西音周人未嘗有也春秋宣公八年葬我
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二傳竝作頃熊熊何以不從嬴收耕清青
而在東冬也顧氏唐韻正謂熊當改入蒸韻及檢說文熊從炎
省聲如果炎聲則又當收侵覃矣思之不得忘寢食者數晝夜
忽悟炎乃𡇗譌後人寫𡇗作大故譌成雙火集韻熊與雁竝收
十六蒸因悟雁從佳𡇗俗省聲心部雁從雁聲夫子傳易於蒙
於比於未濟三用雁字皆與中功從窮終韻顧氏易音謂夫子
用方音不敢強解亦爲謬本說文雁從瘡省聲所誤不知熊與
雁所省之聲乃𡇗本東冬部中字也余成毛詩韻訂及此書遂
據春秋說題辭及說文椽下說解併戈麻於支齊復據春秋公
羊穀梁二傳併耕清青蒸登於東冬爲七部計丁卯至今三十

六年矣因經證外無他證未敢輕以示人昨見晉江陳頌南農部齊陳氏韶舞樂疊銘攷釋週黍昀卽調七韻知周人七韻卽唐虞三代聲教之遺亦何幸於經證外而又得此一確證也去年冬祁春圃尙書刻余說文聲訂凡六朝五代以來傳刊說文者多非其人人每以周沈音韻改許君聲讀古籀倒亂及省聲亦聲之類聲訂已詳言之茲不更贅此書字以聲從韻以部分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家訓所謂使不得誤誤則覺之者此也此以聲定韻韻準之以三百篇尊周孔也經約之以九千字溯蒼籀也文非許不錄瓣香祭酒也韻定七部宗疊銘而樂則韶舞也洪洞李子德謂亭林韻學直接周孔吾謂許君聲學直通蒼籀自魏晉至今蕪晦二千有餘載矣唐以說文字林試士李陽冰外求涉此學者蓋尠宋大徐際雍熙

之盛日從事說文不知許君以聲學冠古今也我朝稽古右文
崇尚小學孫淵如謂今世多深於說文之學者歸安姚文僖說
文聲系烏程嚴孝廉可均說文聲類皆聲襲舊本之謬韻與經
乖系而不系類而不類者有之今徹底澄清其有舊本聲謬未
能一綫串起者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天之未喪斯文幸何如之
以聲爲綱韻已按部就班字則支分而派別經可窮流以溯
原將見六經明而唐虞三代之聲教可復也藉以仰追皇頡造
書契官治民察之盛不難再見於今日必如此而後庶可稍慰
鄭吳陳顧諸君子尊經復古之苦心也夫

瀛海東顧精昏于草錄其古之苦心也夫
 書變百奇異察之蓋不難再其效今日必改此而益其
 風深貝大盤阻而執其三分之據於其野其效以時或皇
 以楚欲降臨已對境而海其宗與交公而飛照臨其
 第一弊車鼓香思之思之與輔服之天之未與其文幸而
 非采而不察其而不疑香許之今始知其其育壽本其
 又楚深貝大盤阻而執其三分之據於其野其效以時或
 宗傳小學為端取點今世之將欲歸文之學香說文數文
 之益日於事篇文不取指條以體學其古今也其博錄古